

台灣革命運動

李友邦

交通部
庶務司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台灣革命軍人救護會

友邦
贈
廿二

台灣義勇隊

91
46

日本在台灣之殖民地政策

李友邦著

日本帝國主義者如何地在台灣建立了他的血腥的統治，他們已公開的說得清清楚楚了，但是在建設台灣之類的漂亮口號掩護之下，其骨子裏的真相，却被千方百計的壓着不讓它露出來，現在在這一本書中，却把這一真相暴露出來了。

全書目錄

- 一、殖民地政策之帝國主義的性質
- 二、資本主義前夜之台灣
- 三、資本角逐與土地沒收
- 四、殘酷立法種種
- 五、土地之集中與農民生活
- 六、國家獨佔之專賣制度
- 七、帝國主義之保護政策
- 八、日本在生產部份之統治
- 九、金融資本之獨佔
- 十、社會之分化與民族運動之形成

MG
K265.9



3 1796 3530 9

3

目次

序……………(一)

同胞未忘祖國……………(三)

中國抗戰與台灣革命……………(七)

肅清台奸……………(一五)

台灣革命現階段的任務……………(一八)

收復台灣與遠東和平……………(二二)

台灣復省在同盟國戰略上的意義……………(二六)

關於台灣復省運動……………(二九)

轉心強盜的喪鐘——太平洋憲章……………(三九)

滿佈戰爭細菌的「太平洋公路」……………(四三)

願建與台灣革命……………(四八)

爲什麼組織台灣少年團……………(五四)

今後的努力方向	(五八)
台灣青年團的任務與今後的修養	(六二)
台灣義勇隊的任務與訓練要求	(六七)
怎樣克服工作的缺點	(七二)

序

革命事業自來就是長期的艱難困苦的鬥爭事業，台灣革命當然沒有例外。正因為這個，要完成台灣革命，雖時至今日，也還有一段頗長的艱困的途程。爲了祖國，爲了台灣，毫無疑問的，我們要繼續地戰鬥下去。可是，今日國內外情勢的發展，已對台灣革命更有利，特別是祖國抗戰的勝利日益迫近，世界侵略強盜集團之日益衰微。在這有利的條件下，不但是革命同胞希望加速完成台灣革命，就是祖國同胞也熱切希望縮短這革命的過程。

但，話得說回來，台灣革命過程可因台灣革命者的加緊奮鬥而縮短，然即使是這應一段的路程，它也還是需要我們作較前更英雄也更殘酷的戰鬥，而後可言達成。

前時，有一部分人因爲不了解瞭解台灣革命的內容也是隨着時代的進展而進展這一個基本的法則，因而對台灣革命發生了有所誤解，更別提起他們的協擾。可是，現在這情形好轉了，大家都清楚地看到：祖國抗戰與台灣革命已是不可分割的。幾年來，祖國當權對台積極的播種，祖國社會人士對台灣革命種種的贊助，在在都足以說明這個。我相信

的。而後，祖國抗建與台灣革命，在英明的領袖領導下，會共同戰鬥，同時新生！

如果這本小冊子能夠幫助讀者對台灣革命運動的些少的認識，那我就心滿意足了。但覺遺憾的，是筆者十數年來為台灣革命而奔走四方，遷徙再三，遂致一些文稿失軼不少，沒有能够儘所有的呈教于讀者之前。因此，我殷望着祖國人士及台灣革命同志能够多多地給我誠意而正確的批評與指教！

同胞未忘祖國

台灣割後，迄於今日，已四十餘年。雖日寇竭力以奴化，務使台人忘其祖國以永久奴役於日人，然台人眷念祖國的深情，實與日俱增，時間愈久，具體愈殷，是並未嘗有時刻的忘却過。

這種眷念的深情，隱藏在台人的心腦中，至爲厚深，惟以日寇不許台人提及中國，所以也就不聞諸大雅之堂，而事實上却潛存於廣衆之間。我還記得我在孩提的時候，曾以「失言被掌的一段故事」：某日，因與一個日本兒童互譁，被侮，遂憤然而說：「如在中國，君我當異於是。」拾被一個日籍教師聽見，立刻跑來，不問情由，不分皂白，大巴掌直向我的臉額打來，并令我住嘴，不再多說。

這是我所以終身以從事台灣革命事業的一個細因，今日回憶，往事歷歷，猶在目前，但年事已長，大志未酬，這又不能不令人感到無限慚愧的。這種眷念的深情，流轉於民衆口頭，固不消說得；而在日寇殘酷壓迫之下，表現在文字上的，也不在少，這實是令人感奮的事。

。台人對滿清人固無不親熱與集。但對中國，都稱吾國，血濃於水，實不誣。割台後的數年間，奉勸事君禮節者，都以遠歸祖國為號名，羞不必說，即數十年後，革命者亦莫不以此為依歸，尤以國民革命以後，更為激切。一九一二年。羅星福大革命時，曾發表宣言，中有「段」。

「我中華民國人民，再渡台者，備受台政府虐待，何堪言狀，我華民常受日警毆打，暗殺，或泣訴於日本政府，日官且曰：此殖民法律之制度；但此法律，不適用於英美德之在台者，獨適用於支那人……」

又說：

「我華民之在台者，被日警毒殺不遑枚舉……」

又說：

如上述述，日本政府虐政，我中華民國人民聞之，莫不憤慨……」

再說：

「中華民國元年十月十六日，我福建都督，命率十二志士，來台觀察……」。

由上兩節可見，志士們的革命者，就聲聲以中國為己國，日人數十年的苦

心教育，實在並未發生若何的効力。

一九一五年時，復有全清芳所領導的革命，亦有文件發表，曰「諭告文」。雖其辭句不無封建思想，殊不足多，然對於祖國眷念的深情，却是一樣，其中曾說：

「……古今中華祖國，四夷臣卿，邊界來朝，年年進貢……」

又曰：

「豈意日本小邦，……不遵王朝，藐視中原……可惜中原大國，變爲夷狄之邦！……今我中國南陵，天生明聖之君……我朝大明，國運新興，本師奉天，舉義討賊……」

文中雖多莫明其妙，不知何指之句，然其革命必須以中國爲號召，則可一讀而知。蓋全島人民願望如此，不得不然的。

到了一九一五年，時日推移已有廿年，然台人對祖國的深情，那一年也未嘗有絲毫的變易。在那時期有「台灣新青年」社成立，曾出版「台灣新青年」，在其宣言中也說：

「……我們自救的方法，若要救台灣，先非從救祖國（中國）着手不可，欲救母於台灣革命運動，必先致力於中國革命之成功，待中國強大時，台灣才有恢復之日，待中國有強盛時，台人才能脫離日本強盜的束縛……」

「台灣民報」發刊時，其「創刊詞」中亦有「……我們漢民族，移住於台灣，已經

過了三百年了……」

總上所述，我們深知，日人的奴化台灣，固然竭盡全力，但並沒有能够使台人忘記祖國。「七七」抗戰後，台灣義勇隊的成立，也即是本此旨而發揚光大，以「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爲其鬥爭的目標，而台灣同胞，無論其所屬，在這種正確的號召，也莫不望風景從，殊不是無因的。

我們現在所最盼望於台灣同胞的，是要他們努力以從事本身革命工作外，更應儘可能協助祖國抗戰，謀取最後勝利，而對於祖國同胞，則望其應乘此時機，以最大的努力，援助台灣革命，使此別來四十年之兄弟，能復共聚於一堂，同心協力，建立三民主義之新中國，享和平之福於久遠。

中國抗戰與台灣革命

從一九一八年日本軍閥侵佔中國東北四省後，尤其是「七七」蘆溝橋侵略炮聲響可全球後，越使我以切膚切骨的關心和注視：一方面站在台灣革命底立場上，慶幸東方被壓迫民族革命底柱石——祖國英勇抗戰的洪流到來了，將迅速地展開台灣革命底客觀有利形勢，直接間接都可能啓發，鼓勵和幫助到我們的革命，縮短可能縮短的歷史過程。同時，站在支持中國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底立場上，更熱烈地奮鬥和期望：台灣飽經創傷和痛楚的同胞當能深入的，普遍的用頭顱和熱血去掀起自身底革命高潮，把握現實的內外環境，抓住敵人的弱點，適應祖國抗戰，從鬥爭的行動中，具體地有效地與中國共同來建立革命堡壘，用以打擊共同的敵人——日寇。

由注視與關心，歡欣與期望底激引，使我發生極大興趣的是：中國抗戰台灣革命的相關性實在太密切了！

提起台灣，想誰都曉得：牠不僅有長期鬥爭的歷史過程，並且還具有豐富的革命傳統。

因爲「就是失敗的革命也是歷史的推動機」，所以台灣革命雖反覆着無次數的失敗，但台灣底豐富的革命傳統，仍然有其「失敗的成就」，仍然不失爲滋結未來台灣革命之奠的花苞。雖然，這些可愛的有用的花苞，不幸在風吹雨打的陰暗中漸漸泥污了！

現在，暫擱下過去台灣革命所以失敗的主觀原因不講，單就客觀條件太不够底追憶，就是說明：祖國初期國民革命給台灣革命運動的影響是如何重大呵！

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運動在台灣，顯然是受了祖國革命高潮的影響，才迅速掀起震撼台閩天地的未曾有的新形勢的。

我牢牢地記得：在台灣，由於文化協會本部的轉移台中和台南，由於土著富有者對民衆的革命鬥爭之迴避，當一九二四年六月，台灣妥協份子們所召開的反對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之全島有功者大會，曾經招致台灣統治者對台灣革命勢力的推敢。同時，也發現着：一部分不滿足台灣文化現狀的人們，仍不免爲幻想所驅使，每於帝國議會開幕時進行台灣議會請願，妄想從水底撈月。

當然，那種每年一度向魔鬼叩頭式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夏季大會，決不是當時的

內外政治總論 中國與世界運動 台灣革命

雖說台北之蓬萊種米的小作料換算爭議，也促進了台中蔗農之覺醒，如：林地方的農村

講座，並得台北青年讀書會的響應，跨進了實踐運動的門檻，經農民大會決議，於一九二五年六月組成蔗農組合，在南投郡的六百餘名蔗農，並對明治製糖株式會社，爲要求提高甘蔗收買價格，興起集體行動。但運動之協調的色彩是顯然的。

總之，臺灣革命運動在革命高潮前夜的一切前提運動，如北門郡和曾文郡的「提高甘蔗收買價格運動」，「南門」的「林本源蔗作爭議事件」，「退官者土地拂下運動（即反對沒收公有地給隱退官吏）」，「憲組鳳山農民組合運動」，「竹林拂下事件」，「文運革新會」，「南盟會」，「颶風打破講習會」，「彰化婦女共勵會」，「反對六·一七始政紀念日講習會」等等，是先後進隨在中國的一九五卅」運動等，以及國民革命軍的誓師北伐諸因素展幕。而一九二七年約台灣革命高潮的到來，却在中國第一期大革命洪流掀開後。

至於，我爲什麼不在這裏詳叙一九二七年台灣民族動態全貌的原因，却是因爲已蒙馬傑先生代爲執道（請參看本書附錄）所以便輕輕略過了。

目下尚論及怎樣呢？簡單的一句話：台灣一年來抗日的戰略，是「一九三〇年霧社暴動陣容之繼續與擴大；並且實質地建立了台灣革命的基礎。

凡稍具政治眼光的中國實明人士和關心弱小民族運動的革命青年。也許早就歸得：十年前的二十萬台灣生蕃，完全以殺台人爲主要目的。但是一九二七年，尤其一九三〇年後。却

藉口地以革命爲前提而親切融洽了。

在這里，我可說個富饒興趣而又值得敬愛重視的故事作爲實例：

記得我在師範學校時，就有一番人同學，時常和我們接近，由融洽的感情結合，進而談論治蕃底革命問題，他很清楚的了解世界政治底真相，以及台灣前途的命運。不久便投身從事革命工作了。當我們討論過如何共同反日的問題，他也同樣鑽進生蕃羣裏作各種的宣傳，和組織團體與台人革命團體聯合。這一努力，就於一九三〇年在台中州的霧社起了作用。所謂震動世界的霧社大暴動，一開始行動，便襲擊正在舉行秋季運動會的小學校，在那裏台人舉日人都有，但結果，在被打死的一百二十餘人中，台人僅一個，而且他那時是穿日本衣服，被誤認爲日人的緣故。爲什麼這一次不殺台人，而專殺日人呢？爲什麼在最近十年來，生蕃「出草」時唯一的口號要提：「不殺台人，專殺日人」呢？爲什麼近十年來，祇有日人被殺，在蕃界的警察常被襲擊呢？不是證明台灣革命運動已開始有了聯合的行動嗎？所以說：台灣革命就在此時作了一個大轉變，是有珍貴的事實和血跡作證據的，從此不僅台人反日，就是蕃人也不勝壓迫榨取和屠殺，自覺地起來反日，而且與台人相互聯絡了。

爲了要與生蕃聯絡關係，民國十六年，台灣革命者某君曾約我同入蕃界作各種聯絡工作。後因急須馳赴東京而中止，另由伊等負責進行。

更值得追溯報導的尤其是：生蕃原都不識字，經日人近二十年來積極提倡奴化生蕃的兒童教育，結果，蕃童受教育者有百分之七十以上，而台灣人只有百分之三十強，所謂奴化生蕃的教育，完全是日語教育，衣服完全是日本式，日本軍閥們的幻想中，當然，企圖訓成大批馴羊和牛馬，以供驅使。可是事實和理想終究怎樣呢？恰恰相反的，因蕃人文化程度的高，正好促進反日意識的發展。所以從屢次的反日鬥爭看，那一次不是知識份子作領導呢？

而霧社事件底歷史教訓，又告訴我們：蕃人不僅已有相當的組織，而且每個戰鬥員尤富有必死的決心。他們在行動未開始前就這樣相互勉勵：（一）以斬獲人頭最多的功勞頂大，即舉行人頭比賽；（二）沒有人頭的不得回來；所以有幾個沒有人頭的，便認為奇恥大辱自殺了；（三）有的女人為鼓勵自己丈夫的殺敵精神，在丈夫出發前便自殺，以自殺鼓勵其誓死殺敵。由於以上關係，所以能在火線上殺了不少日人。後因化整為零，退入深山，有幾部分受敵軍包圍，斷絕糧食。日當局便利用機會誘降，可是他們都誓為玉碎，不為瓦全，準備作壯烈犧牲，結果，自殺者很多。

自然，我不否認這是頂原始的鬥爭方式，但犧牲的暴露，却遠不及日本侵略軍閥們在中國戰場上的毒辣兇狠和蠻橫。

其次，在去年「七七」後，由於中國的英雄抗戰而激發和促成的台灣一年來抗日的具體

動態怎樣呢？珍貴的軍實答案是：台灣的革命志士，在祖國抗戰發動後即發表宣言，擁護祖國對日抗戰，最近台灣非戰同盟總部也鄭重通電海外，宣佈率領五十萬同胞擁護蔣委員長對倭抗戰到底，並聯絡韓日同志為恢復和平，重建正義，光復自由而奮鬥。台灣同胞不但在言論上擁護中國抗戰，並且以實際的行動，用生命與頭顱來阻止日本強盜對祖國的進攻。從台灣反日革命鬥爭發動以來，台灣同胞的大暴動，在重重封鎖中透露出來的，已有三次：第一回是台灣工黨領袖高農率領礦工的大暴動（據中央社福州三月六日電）；初緣日寇大本營曾經再三命令台灣總督府勸台灣壯丁運往中國各地參加作戰，高農遂乘機秘密發動所屬應抽工人數千名，等待領得武器，即行發難，及至日寇軍部三月三日在宜蘭發槍時，即有四百餘人攻入日寇司令部，因當時寇軍無準備，突受襲擊，損失非常重大。當時雙方激戰數小時之久，火藥庫被燒，軍火被切一空。後來因寇軍圍攻甚急，並斷絕糧秣，嚴密搜索，不得已退入蕃人的霧社境界，準備再舉。無數參加革命的工人家屬，雖盡遭慘殺，但千餘工人退入阿里山中。乃是游擊戰爭的開端；而霧社的數萬蕃人之高舉反日旗幟，却又證明台灣之武裝反日運動，是日益展開着來。

第二回的大暴動，就在鐵工大暴動的不久以後，係由台灣X黨率主持，炸燬久留米備油池。當時，守衛的日兵死亡十數人，重傷二十多人，輕傷四十多人。久留米油池原為日寇有

數的大油池，所儲油量可供六年之用，其給予打擊者以打擊的重大，是可想而知。

第三回的暴動，是由蕃人權社一郎兄弟所領導的霧社蕃人的暴動。其直接原因是反對日寇征調高砂族（台灣土番）壯丁出發前綫所釀成。

日本強盜爲防止台灣革命情勢的擴大，竟於攻陷南京之後，調三個師團到台灣鎮壓；後來，因爲革命的廣大台胞，在深山集結，醞釀大舉，所以，又倉惶地再調一師團回台協防。

再就新近的事實說吧：在忍而再忍的台胞正義的號召與激發之下，日寇竹內少將所部吉兒旅團，也因「戰鬥力太弱」「官兵充滿厭戰思想」，奉命由彭澤前綫調回台灣，全部解散了！

此外，又如廈門台鮮兵，不僅發動反戰鬥爭，並且更偷送單火供給祖國游擊隊，後因事機洩漏，率性一致行動，和寇軍在禾山一帶混戰。

總之，一句話，我們台人是深深地了解和認識，並且時刻密切地注視着世界政治的總趨勢，以及台灣內外的客觀現實諸條件，認爲開展台灣革命運動，目下是時候了。不但我們的鮮血，已洒遍在祖國底山河，而且不斷地盡竭所能，呼吼要求台灣同胞以三事：（一）我們以漢分真誠號召全台灣同胞，在共同的目標下，與祖國同胞共同打擊日寇！（二）在各地的台灣革命者，應儘快組織台灣革命的機構，使通過這個機構，動員民衆參加反日鬥爭；並號

召被壓迫而爲寇服兵役的台灣同胞，掉轉槍頭去打侵略軍，搗強盜，（三）台灣同胞應起而拒繳納賦稅，並和日本的革命民衆聯合一致，用革命的方法來反對壓迫與剝削。同時，發展爲反對奸細和民族敗類而鬥爭！

最後，我們台人更深悉自己前途的命運，完全要看自身的統一聯合成功到那個地步；在團結的基礎上，我們的精神與物質，能武裝到什麼程度；在反日政策的執行與戰略戰術的運用上，我們能做到什麼程度而決定。

我們台人爲實踐可能達到的理想並希望掙脫異族的統治於最近的將來計，除真誠接受祖國抗戰所給予我們的有利諸條件外；尤盼望中國政府和人民督促，號召與執行被壓迫民族革命導師 孫中山先生的詔示：「對弱小民族要扶助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我想：這已不僅是台灣同胞共同的期望；同時也是四萬萬五千萬祖國同胞爲爭取最後勝利，必需急切提出的共同要求吧？！

二十七年九月

肅清台奸

昨恭讀蔣委員長八一三紀念日告淪陷區同胞書，慚愧之情，沛然而生，馴使我至於終日不寧，我想，本隊的同志們，亦必同具此感，茲特舉數事，愿與各同志共勉共勵。

委員長說：

「在過去一年之中，敵人奴化毒化我們民族的陰謀，日益加亟，殘害我們同胞的伎倆，亦日益加毒。我今來舉一個例而言，這三年來，隨着敵軍的侵略，他陸續移到我們淪陷區來的敵國浪人商民。直到現存，總數已在四十萬人以上，而做他們爪牙的鮮台浪人，以及移住在我們東北各省的敵國僑民，尤不計在內，……我們可以想像到淪陷區的同胞們，是在三重奴化下過非人的生活，是在做着第三層的奴隸。換一句話說，在淪陷區域內，敵國軍人是第一等的人，敵國僑民是第二等的人，爲虎作倀的鮮台浪人爲第三等的人，而我們神聖的黃帝子孫，反在那裏淪爲這三重壓迫下的奴隸，又要受漢奸傀儡

的敵詐剝削……」

我們曉得，台灣的五百餘萬民衆，自身受祖國同胞目下所經歷的痛苦以來，迄今已四十年了。在其間，敵人剝削的酷殘，壓迫的厲害，大家都已知道得熱稔尤其同胞的血汗，更早爲之乾了。本來做人家的奴隸，一日都難堪，何況時歷四十餘年之久！它的痛苦。實在不是筆墨所能表達萬一的吧！數十年以來，數十次的反抗不幸又都一一失敗，翹首而望，曷勝眷念。但在這全台灣五百餘萬民衆在重壓下生活之際，竟有少數不良份子，被敵脅迫，受其引誘，爲虎作倀，忘靈廉恥。在台灣，則儼然大和民族，招搖過市，盛氣凌人，視同里爲敵人，奉日寇爲祖宗，殆其西渡閩粵，又復藉勢於日寇，暢所欲爲，舉凡愛國的祖國同胞，革命台灣志士，莫不受其欺，蒙其害。抗戰後，又復追蹤敵人，受其指使，在淪陷區內與漢奸儲備，一同助桀爲虐；這種喪心病狂，毫無人格醜類，雖人數無幾，然害羣之馬，本不在多，它影響所及，台島忠良志士，悉被其羞；考其底因，敵人的脅迫引誘，雖爲重要因由，但我隊同志工作不力，既未能積極防患於未然，又不克消極滅之於既起，也實責無旁貸。這就是我慚愧之所以至於終日不寧的。

三年以來祖國對於漢奸，口誅筆伐，拳揮劍擊，蓋已成爲一種廣泛的運動，吾隊工作，除以日寇爲鬥爭對象而外，。雖然也從事於打擊爲虎作倀者，可是未能把這工作列爲首要，

確是一大缺點。自今而後，本隊的同志們，應以打擊「台奸」爲重要工作，雖赴湯蹈火，亦必有所不辭，務使少數醜類，不致遺羞我們五百餘萬同胞而有碍於台灣革命的進行。這是我所欲與各同志共勉的第一點。

其次，凡甘冒大不韙之徒，其主要的原由，雖爲利所誘，失掉人格，但知識低落，以致不能把握其本身的前途，也是其墮落的根由。這是我們不能不加以注意的。語說：「止沸之計，莫如抽薪」。我們既知「台奸」產生的根原在此，則我們此後應加緊宣傳教育，務使忠良之士，認清敵我，另以本身革命實踐，指示台灣同胞的前途，使其知爲虎作倀正是一種幫兇的行爲，沒有前途的，也使其知自身的革命鬥爭前途之磊落光明。如果這樣，則日寇雖欲麻醉、脅迫、引誘，也必詭計難售，就「台奸」自滅而內禍可免。不過，這工作却非本隊的同志們竭力以赴，是辦不了的。因爲它是一件極艱苦的工作。這是我所欲與各同志共勉的第二點。

數年以來，我們台灣義勇隊同志們的努力，與夫工作的堅苦，固甚可嘉，而當生活態度高漲之際，每月數十元的生活費用，支應衣食，都感不足，却仍能忍勞耐苦，這尤使我爲之感動，我熱切希望！各位同志，能以這種革命者精神，去作感化愚劣的工作，則事無不成，功無不告，那就雖苦也樂了。

（廿九年八月）

台灣革命現階段之任務

台灣革命，從一八九五年五月昏庸的滿清政府，與日寇訂立馬關條約起，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我賢明的祖國政府正式對日宣戰爲止。在這個時期內，其革命的目的，都是爲了「台灣之獨立與自由」。雖然，在這中間，從台灣民主共和國失敗後，其採取的革命方式，有因第一次歐戰的波及（一九一四年）。世界經濟恐慌的襲擊（一九一九年），與「七七」抗日的激動（一九三七年），由無組織的暴動，而現代化的和平鬥爭，而有組織的暴動進至有計劃，有組織參加祖國抗戰。這些，不過是四十六年中的革命過程上主要的環節而已。其他如一九一七年蘇聯的成立，一九二七年祖國革命的高潮，對台灣革命當然也是同樣地起着有力的刺激作用。

這個革命的發展過程，就是說明了任何一個民族革命運動的演進，它決不能而且也不能脫離世界革命運動發展而孤立存在的，尤其是指出了台灣抗日與祖國革命關係的密切，精神的一致。自從祖國政府正式對日宣戰，聲明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以後，不但祖國歷史上展

開了光榮的一頁，而且也替我們台灣革命階段上劃嶄新的一頁。過去，我們受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祖國政府不能把台灣與東北以及其餘淪陷區相提並論，台灣的獨立自由，只能由台灣人向其統治者日寇手中去要求，去奮鬥爭取，而今天就不同了，台灣以及琉球等割地，均可列入應「收復」之「國土」。因之，今天的台灣，已不再是單由台灣人向日寇爭取「獨立自由」的台灣，而是台灣人與祖國同胞共同向日寇「收復」的台灣了。此僅就條約而言。就世界反侵略國而論，則今天台灣的敵人已不復是台灣與祖國的敵人，而是全世界愛好正義，維護和平諸民主國家的公敵。打倒日寇已是東方被壓迫民族與歐美諸民主國家共同的革命目標。基此我們台灣現階段革命的口號，除了「保衛祖國，收復台灣」外，更須作進一步的實踐，蔣委員長的號召「幫助友邦，消滅軸心」來配合反侵略國家之正義行爲，因爲祖國與友邦的勝利，也就是我們台灣革命的成功！瞭解了時代賦予我們這個新的任務便應依據現有的種種條件，來作新的努力！

首先，我們要統一機構，集中力量，留在祖國的同志，對於台灣革命，目標既然相同，行動自應一致。因之今天我們所有的留華同志，必須統一在政府領導的合法組織中來努力奮鬥。只有這樣，在目前，才能集中力量；對於敵人，將來則可免生派別之爭，門戶之見。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意志集中，指揮統一。也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圍攻複雜，檢點不易，爲奸

棍子人混入，變革命組織為敵人特殊機關，而為仇性鴉痛。這些事實，過去已見不鮮，目前也還仍有發展的可能，凡忠實於台灣革命的同志，必須接受以往的新訓，來努力健全與充實已有的合法的革命組織。我們必須認清，革命不像生意，有利可圖；我們的組織不是商店，店多以成市。革命者是要時刻準備吃苦犧牲的。打倒日寇的任務，不是多掛幾塊革命招牌，湊湊熱鬧，就可達成的。

其次，我們要擴大敵後和台灣本部的工作。祖國不但在大陸上陷敵於泥沼，並且已與英、美、荷、澳等國在海上實行會攻，蘇聯早已將大軍壓其背脊；但我們台灣的革命力量，也必須進入日寇的心臟，加速其崩潰，以與反侵略集團之行動求得配合。日寇這次南向侵略，強迫我台灣為其盡侵略戰之義務，而為南進線上之「軍事補給站」，為太平洋上「固定之飛機母艦」，這是我們的恥辱。我們必須以深入工作，爭取台灣本部與敵後的力量，聯合起來，予以致命的打擊。

其三，我們要在這次與祖國友邦並肩作戰中建立自己的武裝。無疑的，今天我們與日寇已到了武裝搏鬥的階段了。台灣人之對台灣，亦應學祖國同胞，負起雙重責任，分任祖國的勤勞：一面抗戰，一面建設，建設祖國東南海口之國防門戶。這個責任，沒有武裝是負不了的，所以武裝自己，乃為我們現階段主要任務之一，我們一方面，要在作戰中奪取敵人的武

器，同是也要求祖國與友邦給我們以援助。我們相信，台灣革命的隊伍，只有在實際的戰爭中來壯大自己，建立武裝。

今天我們直接的敵人仍是一個，而我們的戰友呢，單在太平洋上就超過敵人五倍以上；我們深信，今後台灣的革命，將與祖國的抗戰一樣。必然隨着反侵略形勢的發展，進入更艱苦也是更有利的階段，我們必須以全力來完成目前的任務，來作我們迎接最後勝利的階梯。

卅一年一月。

收復台灣與遠東和平

抗戰以後，祖國政府堅決執行了 國父偉大的遺訓：聯合並幫助東方被壓迫民族朝鮮與被壓迫台灣同胞來共同奮鬥，這實在是一種最有效的解除日寇武裝，促使其帝國主義政體崩潰底行動。關於朝鮮之獨立，對日寇大陸政策之摧毀，在此暫擱不談；今天想與讀者諸君研討的，是「收復台灣與遠東和平」。因為它與目前太平洋上戰局的關係，較為密切。

東方侵略強盜，是數十年來歐美列強間矛盾的產物，其滋長的要素，同樣是「姑息」，「孤立」與「妥協」。今日寇的侵略氣燄，所以敢於橫行中國，敢於迷漫太平洋者，當初英美聯合制裁之猶豫，遲緩，雖亦為其原因之一，但主要的還是由於他在太平洋上已造成了封鎖中國與南向侵略的優勢；而這優勢的構成，台灣的被割，實為其主要的條件。這可就五方面來觀察。

第一，日寇之有台灣，便完成了它封鎖中國東南海岸的指揮站。台灣的北面有基隆要塞，西面有馬公軍港，在中國海南部之入口，造成了一個三角形勢，所以遠在一九二一年，美

祖國，均將是不可而得的，這正像某報記者所說的一日本帝國主義存一天則太平洋便一天不得安寧的話，是一樣的道理。

就在這種意識下，如前所述的，他們對「留華的革命台胞，在抗戰前後，便以各種形式出現，開始在祖國的原野馳騁着。他們因艱環境之困難，戰時物質條件之貧乏，自始至終，爲祖國爲台灣，一秉勇於犧牲的革命傳統，從事於千難萬艱的革命工作的。

在收復台灣的革命運動過程中，本人所組織而成立於民國廿七年底的台灣義勇隊，是最初具備組織形態的一支隊伍。在這里，我當然不是抹煞了其他同樣爲台灣革命而奮鬥着的組織，不過，事實上，台灣義勇隊是最初抽芽，滋長，活躍于祖國東南各戰場的台灣革命部隊。同時它是台灣復省運動的發端。它不論是在過去，現在以至將來，仍將是繼承着台灣革命光榮的傳統，不顧一切犧牲地爲「保衛祖國，收復台灣」而奮鬥！

廿九年春，祖國已在一年半的英勇抗戰中日益堅強，台灣革命也隨着這有利的環境，踏上了另新的階級，那時候，不但許多關心台灣革命運動的祖國同胞對台灣革命的希望更殷，就是我們台灣革命者，也痛感於前此台灣革命意志的不夠統一，力量的不够集中。所以，當我於是年春初次抵渝的時候，便立即向其他的台灣革命組織提出了統一意志，集中力量的建議，到開始向散處各地的同志進行聯絡。不久，這一建議成爲大家的要求，三月中旬，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日，台灣總督在東京「緊急經濟調查會」上，他主張：「台灣全境皆應設防，而使此島自給，並成爲『固定的飛機母艦』，今亟宜在險要地點趕速佈置，以爲台灣之使命……」台灣距美遠東軍事根據地菲列濱祇二百餘哩，離香港則近在咫尺，距倭島則須兩天航程，因爲中途駐有「固定的飛機母艦」，故由倭島至西貢這條綫上，並不感其遙遠，在供應上便減少許多困難。

第五，日寇有了台灣，無異得了一座寶庫。據一九三八年統計，台灣在經濟上，每年就被侵二萬萬二千萬元以上。物資方面，有日本糧荒救星的米，佔日本外銷八成的糖，和佔世界八成的火藥原料的樟腦；在人力方面，被強迫抽調來華作戰及服勞役的台籍壯丁約三萬五千餘名，蕃族二千餘名，日寇本年在台灣已公佈了徵兵的法令，據可靠的調查，今年至少可得三十五萬壯丁。在日寇的生產趕不上他消耗的今天，它對國內及其領有地台灣的榨取，較諸以前必然是更爲兇猛，更爲毒辣的。換言之，即被日寇經營了四十六年的台灣，這次對其作戰物資的求供上，數量當更大於一九三八年之搜刮。

根據上述各點，我們就不難明白，日本之佔有台灣，其侵華便有了據點，南進便有了堡壘，因之，台灣的收復，他對我祖國之獨立自由與遠東的永久和平，關係至鉅。日本戰略家石丸藤太曾這樣說明：「日本可於英國的主力，遠在印度洋東來途中，以台灣的海空軍，

配合帛流羣島據點之空軍，夾擊新加坡而使之喪失的……」所以世界民主各國正在太平洋上集中力量會剿日寇的今天，我們必須這樣提出：反侵略國家欲謀遠東永久和平，解除日寇武裝，就必须先解除其南進「中央線」的台灣底武裝，以變其優勢爲劣勢，息滅其外圍的氣燄，進而及其領有地與本島；同樣，祖國爲要確保國土的獨立完整，建立海軍以負荷衛護東亞和平的責任，也必須收復我東南海出入口之門戶，海防綫上之根據地——台灣。

顯然的，我們台灣的革命，它不但與抗戰了五個年頭的祖國不可分割，而且與太平洋上反侵略行動也是密切聯系的。所以今天幫助祖國與友邦抗戰，乃是我們台灣革命的具體任務。同樣，祖國與友邦之協助收復台灣，也是保障遠東和平的戰略上主要之措施，換句話說，台灣收復之日，即爲遠東永久和平舉行奠基之時。

三十一年一月二十日于桂林

台灣復省在同盟國戰略上的意義

台灣「歸返祖國，恢復行省」之要求，國內輿論，漸趨一致；但其中有原則上承認復省之必要，却主張「台灣設區」；也有認爲「設省之議，提非其時」的。本人願就台灣成立行省之條件以及在反侵略戰爭上之意義，作一簡要說明，以就正於關心盟國前途諸君子。

台灣最初列入中國行省，是在光緒年間：「清旣得其地，闢爲台灣府，隸福建省，隸爲道。光緒乙酉（即光緒十一年，西歷一八八五年）建行省，分台南，台北二府，設巡撫駐淡水」，（見正中版，羅香林所輯之劉永福歷史草一八一頁）自成立行省到一八九五年被割爲止，已有十年的歷史。就人口來說，今天已增至五百八十萬，超過熱河、察哈爾、綏遠各行省二倍以上。以寧夏、青海來比，則超過五倍以上；其面積雖比不上各省，但海岸綫之長（二七一九、二七里），則不亞於沿海諸省，而且它擁有獨島八十一個之多（見正中版洪淮塵之亞洲各國史地大綱二七頁）。在生產方面，除供本島消費及倭國需求外，糖、茶、木材、魚，煤以及軍火原料的樟腦等，尙有剩餘運銷他國。就地位言，在平時，它是站在東南

各省海防的前衛，在太平洋戰爭中，則爲同盟國有決定勝負之軍略地。這是說明台灣的復省，不但有其必要，而且具有其某些省份所沒有的優越條件。

台灣之復省，在同盟國戰略上講，我們覺得其重要性遠在「完整中華版圖」本身的意義之上。這個問題，我們可分政治與軍事兩方面來看。在上面已說過，台灣在太平洋整個的軍略上是有着決定勝負作用的；而且這個作用，經太平洋五個月來海戰的事實已說明了它。台灣在日寇南侵中，不但被利用爲軍事補給點，而且還担任了阻擊美國艦隊南援的營壘；在中國方面來說，它又是東面海防的門戶，前哨的眼睛。日寇將它經營了四十七年，在三萬六千方公里的土地上，竟建築下十多個航空基地，使它成爲太平洋上之「固定的航空母艦」，而在本島與澎湖又設置大小四個以上的軍港，使它成爲太平洋上之「游擊根據地。」因爲這樣，它就保證了由本五十六的聯合艦隊威力的發揮，造成了日寇今天在遠東瘋狂侵略的氣燄！這是最顯明的事實。台灣的地位，已經決定了與祖國的復興不能分割，與世界反侵略戰爭前途更有着密切關係。因此，同盟國要爭取太平洋的勝利，就必須援助台灣，爭取台灣！

再就政略而言。首先，台灣設置省府，乃爲中央對日宣戰聲明廢除不平等條件以後，決心收復一切失地之具體的表現，有力的說明；其次，恢復行省，將予台灣同胞更大的鼓勵。四十七年來，日寇雖已盡其奴化之能事，但台灣人民內向之心，未嘗稍減。台灣革命，以往

雖受馬關條件的束縛，但一貫是向日本帝國主義要求獨立而歸返祖國的（參閱本書台灣要獨立也要歸返祖國一文）。我台灣同胞，反抗日寇統治的革命運動，比之任何一國的革命爲多（見泰東版漢著台灣革命史十三頁）。這是爲了什麼？是堅決的一致的爲了要脫離異族統治，「歸返祖國」！故今日恢復行省，實在就是給予了日寇鬥爭了四十七年的台灣民衆一個熱的鼓勵，光的指示！雖然，這個距離並不很近，但可以使他們感受到熱的活力，光的引導，而使台灣廣大的內向心進到更廣大的行動，予日寇致命的打擊！再其次，敵人對我一貫的運用「民族自決」來達其分化中台關係，沖淡內向情緒底目的，今台灣復一建軍的事實，它直接覺醒了受過愚弄的台胞，間接就打擊了日寇汪逆在淪陷區所施的分化政策！古人說：「攻心爲上，攻城次之」，我們要將日寇在太平洋上侵略基地的台灣變爲我所用，那末，對於這個戰略的運用就不能也不應忽視。

有人說：「台灣的復土，在今天已經不是其本身自由的問題，而是關係着同盟國勝利的換算」，的確，今天「收復台灣」的要求，不單單爲祖國與台灣同胞的要求，也已是爲侵略上正確的戰略之所要求了！因而，我們可以這樣的指出，祖國要握有東南沿海省分的利益並確保其安全，則必須運用各種方式爭取台灣的光復；同樣，盟邦關心遠東反侵略的勝利，也必須關心援助中國，對戰略上有世界性的台灣的收復！

一九四二、五、五、于金華

關於台灣復省運動

(一)

不論今昔，台灣復省運動是始終和台灣革命運動密切地結合着的。它隨着整個台灣革命運動而產生，在台灣革命運動中成長起來。因而，如果要談台灣的復省運動，而不把它和台灣革命運動有機地聯系起來考察，或則是忽視了它們間的聯系性，那就無從瞭解台灣復省運動整體的意義，也可能陷于機械觀念論的泥坑。有人或曰：台灣復省運動的呼聲，僅是近三年來的事情，何謂它有悠久的淵源呢？誠然，台灣復省運動這一名詞的提出，確在三年前才有，然而正像歷史是互相銜接以嬗進，它也便不是懸空而下，毫無根據的了。這是顯而易明的道理，誰都會領悟的，現在我們更可從往事中找到關於這一點的例證。

台灣是我國版圖的一部，蓋已不必再來引經據典，因為它的被發見，早在六百餘年前（約在煬帝大業元年）在隋書之琉球傳中，就有一段發現台灣經過的記載，不過當時不稱台灣而曰琉球罷了。這之後，因我國未曾着意於墾拓，致台灣幾經變易，染指其他的有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荷蘭人等，尤以後者勢力最大。可是，遠在一六六一年，明既亡，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原，忠義志士，痛於異族君臨，不甘奴顏婢膝，復明之心彌切了。明末遺臣，鄭成功就是在這種義憤之下，率衆二萬餘人入台，一舉擊潰荷蘭人，佔領全島，開始治台。這時中原之不願爲滿清奴隸的志士，隨鄭氏入台者，爲數極衆。鄭成功這種爲國族收復失土的英勇行爲，正是台灣豐富的革命傳統之源泉，也是台灣復省運動的根原。

十八世紀末，滿清政府昏憤得可以，一紙馬關條約，便輕易地拱手送掉了山川秀麗的台灣於日本帝國主義者，這是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的事。從這時候起，陷數百十萬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回首前情，實有不勝令人扼腕滋痛的。但炎黃裔胄，那一個甘爲人奴隸的！所以當割台事定之初，丘逢甲等即電請滿清政府，力反割讓，不過腐敗的滿清，仍然以「台抗京卽危」爲辭，不顧民情，軟弱無恥地讓它變色，至此，大勢已去，台灣唯在酒熱血灑頭顱之下，以各種革命鬥爭方式來與血腥統治着台灣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相周旋了！當時台灣對祖國的懷念情緒，一天熾烈一天，歸返祖國的意念，更變爲無數次的革命實際行動。台灣這種歸返祖國心理之具體努力，又是今日台灣復省運動的另一源泉。這里有一點還得着重指出的，是在台灣革命初期，蔣渭水先生等服膺 總理，追隨 總理，不顧日帝國者的迫害，在台秘密幹着散播三民主義革命火種的工作。這使中國革命和台灣革命接連了起來，變成爲相依

相承的局面，這更是今日台灣有復省運動的一個因素。這些都是歷史課給我們台人的任務，現在仍然遺留着給我們，等待着我們去完成的。

(十一)

許多台灣的革命志士，在抗戰前即因日本帝國主義者對台灣革命壓迫的加緊，而不能立足於本島，俱都陸續或公開或秘密地投回了祖國的懷抱，隨着祖國抗戰的開始，這些爲數不少的居留於祖國土地上的台灣革命志士，由於革命熱情的澎湃，由於環境的變易，由於對祖國抗戰與台灣革命聯系性的領悟，他們便各自在祖國的任何角落里露出頭面，開始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組織起來，努力於幫助祖國抗戰收復失台的革命工作。在這時候，他們雖然沒有明白地提出台灣復省運動的口號，但他們的實際的革命行動中，却豐富地充佈着這一意念的要求。他們大多認識到，欲言台灣之收復，非從保衛祖國的革命工作去求取，便無由可循。因爲事實很明顯地告訴每個革命台人，目前祖國的抗戰，爲的是要從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的侵略中去解放自己，而台灣革命，也是要粉碎日本帝國主義者四十八年前所加諸台人的桎梏。這兩者之間，他們所犧牲奮鬥的目的。都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因而大家都瞭然於非共同先求打倒同一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即祖國的求取獨立，自由與平等，台灣的投歸

國務卿許士便在華盛頓會議上有這樣的提示：「日本之擁有台灣，無異其伸開兩足矗立於中國的大門，日本海軍活像以鉄腕緊握着門戶開放政策的關鍵；」這個事實，都在「七七」抗戰以後，一一見諸事實了。

第二，日寇之有台灣，便完成了它在太平洋上「三角一線」之攻守優勢。日寇自北至南，即由千島列島而北海道而本州島四國九州而琉球台灣而海南島，蜿蜒曲折，成爲一條長蛇陣。在這條綫上，台灣不但爲海空軍之補給點，且爲其南進綫上之保護站，此其一；其次，日寇在未佔領香港之前，他在南進點上已與西貢，海南島構成之一個錐形的三角形，西貢離香港，馬尼刺均爲九百哩，海南島距西貢又只八百哩，他們就夾住南海北部的入口，台灣的高雄不但爲菲島的監視哨，而且它負有南海兩基點與其本州間聯絡和策應之任務。因爲倭島的海港直達西貢最近的佐世保也須二千哩，要經過八天的路程。

第三，日寇有了台灣，對英美遠東屬地便形成了大包圍的形勢。台灣的基隆、馬公、奄美大島二個軍港，在北面便與委任統治島與小笠原羣島，作阻止美國艦隊長驅南下，在南面則與西貢，海南對非列濱，香港和關島取大包圍形勢；這些條件，就是促成日寇此次在太平洋上企圖特現有的優勢，以閃擊的戰術來擊敗英美，稱霸遠東的僥倖心理。

第四，日寇有了台灣，在太平洋上就無異駐有一艘最大的最堅固的「固定的飛機母艦」

各方面的負責同志齊集重慶，經過一番商討之後，台灣革命團體聯合會便很順利地在黃花崗紀念日（三月廿九日），這個中華民族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日子里誕生了。在其成立宣言里，在敘說了台灣革命者對祖國與台灣的關係，已成不可分，祖國抗戰與台灣革命乃一物之兩面，非相輔爲用，不足速其成之後，該宣言又進一步表示：他們誓願精誠團結，羣策羣力，以三民主義及抗建綱領爲今後運動之總則，在民族領袖 蔣委員長領導之下，集中一切台灣革命勢力，推動祖國抗戰，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之統治。這一聯合會的出現，無疑的是三年中台灣復省運動過程的一層大事，這使台灣革命的統一運動有了初步的成就，也使復省運動有了明確的意義。上面所談的「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兩句口號，在此更有了具體的內容。

民卅年初，除了台灣獨立革命與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已於廿九年組成聯合會外，還有幾人留在祖國的台革志士所組織的團體，也鑒于統一集中的必要，不久，台灣革命同盟會果然又在重慶成立了。這顯示着什麼呢？這是表示着台灣革命力量的日趨集中，台灣革命者的日益走上精誠團結的康莊大道。從此以後，大家希望能够在統一的機構內，分担起艱巨的台灣革命工作，收取分工合作的效能。

一九四一年底，日本帝國主義者更發動了太平洋上的「一一一，八」。日本帝國主義者這

一瘋狂的侵略舉動，引起了全世界反侵民主國家的同仇敵愾！中華民族的神聖的抗戰，也隨其步上一個新的階段：祖國明白向日本帝國主義宣戰了。祖國這一對日的宣戰，遂又令台灣復省運動有了新的意義。

首先，由於祖國的宣戰，中日間的一切條約協定，隨之無效，腐敗的滿清政府所給台灣寫下的賣身契——馬關條約是同在廢除之列了。這一舉使台灣復省運動獲得了法律上的根據。其次，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實行南進，所引起的羅（斯福）邱（吉爾）所商定宣佈于世的大西洋憲章，其中的對弱小民族的同情，對民族自決問題的明白確定，在在都使台灣復省運動，不但在祖國找得了法的根據，也使其在國際上取得了法的依歸。因此，當本人于去年二三月間重履渝都的時候，時勢的推移，更把台灣復省運動抵前一步。祖國已因五年來的堅強抗戰，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百年來所加諸中華民族的無數的不平等條約，而台灣復省運動就在法的依據取得了後，又博得了祖國政府當局的襄助與鼓勵，當年四月間，台灣復省運動在陪都掀起了龐大的浪潮，所有關心台灣革命的祖國當權及社會人士，莫不對台灣復省運動咸作口頭的呼籲，或為文加以宣揚；陪都的文化人和輿論界，更對此盡其應有的宣傳任務；為台灣復省運動特刊相繼出現，更定四月十七日，這個台灣淪陷的紀念日為台灣復興日。這一天，台灣復省運動在陪都達到空前的最高潮。之後，它的影響更從陪都擴展開來，及

於全國各角落。這一次陪都的台灣復省運動，無疑的，將是台灣革命史上可大書特書的一頁，隨着這一新發展，台灣的建黨、建省、建軍問題，相繼被提出，也相繼被祖國政府中樞加以採納與考慮。台灣的革命團體，在祖國政府積極扶掖中，特快地開展了來。台灣革命同盟會的機構于去年加以調整充實，台灣義勇隊調閱整訓，作開展工作的準備，台灣黨部籌備處更繼之成立。這些一切事實的表現，已足爲我們說明了；台灣的復省運動早成爲台灣同胞的共同要求，時至今日，并且取得了其在社會，經濟及政治上的地位和法律上的確立了。尤其是去年十一月三日宋外長子文在招待中外記者席上，關於祖國抗戰後的領土問題之答話中，曾公開地表示：「中國的戰後領土問題，不但應該恢復「九一八」以前的狀態，并且要收復台灣……」這次宋外長的談話，無疑是更加表示出祖國政府對台灣收復的決心，也就是說，祖國政府今後對台灣革命運動將有更重大的措施和扶助。這一談話鼓勵了無數台灣的革命工作者，打動了無數同胞的心弦，澄清了前此一部份人對台灣革命的誤解。

4119

台灣復省運動之在今日，顯然已非正於倡導的門口，它已經是大踏步行進的時期。如果我們舉目遠望，我們便立刻可以覺到，今後的時日中，在國際上，必將是侵略與反侵略進行

決鬥，在祖國抗戰上，必將是祖國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決鬥，在台灣革命上，也必將是台灣革命者為祖國為台灣進行最猛烈搏鬥的時期。目前的台灣復省運動，固然分別由台灣義勇隊，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義勇隊分團，台灣革命同盟會，台灣黨部籌備處，台灣歸僑協會等所擔負，與夫一部份還沒有在這些團體中的革命台胞在單槍匹馬的奮鬥；而其工作範圍，也已由陪都而及桂林，金華及閩省各地。而那對於收復台灣最重要的建軍與建省問題，據筆者所知，也已在祖國當局的縝密考慮與計劃中。這些種種，誠然是值得我們的快慰和鼓勵，但在另一方面，如許的開展，也還沒有能够適應了客觀現實的迫切要求。這怎麼說呢？這是說，我們台灣革命工作者在實際的行動中還存留着許多的缺陷，從而往往雖有縝密周詳的工作計劃，在執行中却未能得到預期的效果。這些缺陷尤其是表現在各革命團體間不能有機聯繫的這一點上。良機稍縱即失，我今日在談台灣復省運動，就對於以前這些缺陷不能不有深痛之感，而于今日應如何克服缺點，加緊進行，也不能不有出諸衷誠的藹藹之見，以就正於關心台灣革命的祖國人士及台灣革命工作者。

無論古今中外，一事的成敗，無所謂「注定」，而是在於我們自己的努力。際救世界反侵略和祖國抗戰漸趨勝利的前夕，我們仍覺這徹底勝利的到來，既非可待致，也不是俯拾可得。在勝利之前，必定要有一段最艱苦的途程。

正如去年末，祖國國民黨十次全會宣言上所說：「最後勝利達成以前，必須經過最艱苦最猛烈之一大決戰，方能消滅敵寇；永絕禍根」。當今的台灣革命運動，也一如祖國抗戰，同樣是處在這最艱苦最猛烈之大決戰的準備時期。各方面的艱難正在激增，台灣革命能否在將來的決戰中與祖國抗戰同時取得徹底的勝利，就要取決於我們台灣革命工作者在現時的準備時期能否雨後的克服缺點，能否有效的準備起決戰的力量為斷。這其中的關鍵點正如國民黨十次全會宣言中的總章指出：「必須有懇摯一致之真誠團結，而後乃能負起空前艱鉅之使命」。這一切指出應用於台灣的革命運動，也是至理名言。今日盼台灣革命工作者，要非看清了時勢的癥結所在，確切地認識精誠團結，也是台灣革命運動成敗的關鍵，而加強地連繫起來，就救救節節的備難可能發生，一切誤解可能接踵而起與這樣，革命工作者有限的精力更要分出呼籲付這一種可能避免的事，這不是自己削弱自己嗎？這對於台灣的革命運動的虧損，又怎能算以道理計之呢？

臺灣工作非河炮辦，它是革命大眾的共同事業。台灣革命事業由每個革命同胞共同負擔。這是應該也是必然。進步說，台灣復甦運動的工作內容相當龐雜，欲由某部份獨攬，顯屬無能為助，歷史上也無前例。這種艱鉅的台灣革命工作，祇有在縝密地分工合作上才能達到總體的結果。時局的發展，已叫我們台灣革命工作者的任務較前沉重，許許多多的工作正

將我們去計劃，去做。因而今後，舉凡台灣的革命志士，都應該担負一部份革命的任務，在何種同胞的行動，祇要他的作為對整個台灣革命運動並無損傷，我們都不應該歧視，阻撓。相反的，更應該從旁加以協助。但，我們還得記起，衆擎易舉的古訓，革命力量分散，自然要延宕完成革命事業的時間。所以台灣革命工作者不能有過度的分歧，縱使這分散是被有機地連繫，然有時也不免要發生隔膜脫節的現象。

台灣復省革命運動，則論其起點與國際反侵略與祖國抗戰大決戰的將臨而加重了負擔。我們更要克盡時狀新課與的任務。祇有在台灣革命者的精誠團結與推誠與共的分工合作，才可達成。另一方面，我們也覺得，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正是其走下坡路時必然的掙扎。我們論台灣革命者目前所感受到的一切困難，却是黎明前的黑暗。但漫漫的長夜快過去了！世界的勝利已經在望了！台灣革命的前途，也顯然是光明的。這時候，困難必須克服，團結必須加強，勝利必須爭取，這是每個台灣革命同胞的期望。今天我們為收復台灣而奮鬥的人的一致任務，是要求大家從各方面來共同努力以求達到這一艱巨而光榮的目的。

這是今天我寫台灣復省運動時的一點熱切的呼籲！

軸心強盜的喪鐘——太平洋憲章

當希特勒東條的軍事外交努力趨焦點，集中在夾擊蘇聯的今日，前美國亞洲艦隊總司令顏露爾將軍在舊金山發表了「告中國人民書」，主張遠東盟國應繼大西洋憲章之精神，而擬訂太平洋憲章。這個建議，實具有極重大的歷史意義的文獻。全文字數，不及二千，盡屬基本原則，頗值吾人作進一步的研討。顏露爾這一書告，通篇大意，約可分為六點：第一，他指出亞非大戰之癥結所在，即世間尚存在着自稱天賦獨厚之國家，有權奴役異族，統治他國等錯誤觀念；第二，針對此種病理，提出太平洋憲章之精神，即以大衆福利，政治自由爲基本原則；第三，從抗戰五年的艱苦任務上，指出強固穩定而自由之中國政府爲遠東和平之基石；第四，同盟國（尤望英美）在華所有特權條約，應即日廢棄；第五，指印度、緬甸、朝鮮等之獨立與台灣歸還祖國之不可避免性；第六，戰後遠東各國可用聯盟之關係，本平等原則對市場原料之合理供求。

顏氏豈遠東有年，他看清楚歷史的發展。珍重以往的教訓，尤能熟悉遠東諸民族的要求

。他認識我偉大的領袖與救世主義，也識透目前軸心國家維持作戰體系的要求！；欺騙，取巧與分化，劫掠。太平洋憲章的提出，直接給予世界正在苦悶與掙扎的弱小國家民族一個光明的希望，新的有力的刺戟！所以，太平洋憲章的實現，就是反侵略戰爭真正目的具體化也是同盟國踏上勝利基石的開始。換言之，完成太平洋憲章之努力，實為目前同盟國迫切的任務！

不可忽視的，太平洋憲章對德日軸心強盜任何侵略攻勢，都是最有力的打擊。在此，我們更以這樣指出：一，它能使德日在南洋在近東等民族間停止其運用，「民族自決」的口號作爲遮障，分化的政治宣傳資本，使其過去慣用的「賣空買空」的伎倆，無所施逞，使其對殖民地淪陷區的人力資源無法騙取；二，它會鼓勵與提高東方殖民地參加反侵略鬥爭的積極性，同時加強敵國內人民革命的共鳴作用，而使日寇病入心曠，加速崩潰；三，會健全太平洋作戰陣位，太平洋上之迷導國家，必然爲憲章周圍諸國所信賴，其使用物資，指揮作戰，必然更爲合理，更爲機動；四，太平洋憲章之基本精神與大西洋憲章既無原則出入，憲章之分區擬訂當爲歷史之演進，指揮之便利，其革命的要求，自必一致。如此，則可一掃以往「西歐重於遠東」之錯誤戰略，使東南兩軍能收「分進合擊」之效，且，更重要的是，它不單只是消極的爲遠東盟國共抗軸心暴力的結合，而且是積極的爲共達世界新秩序的機樞。

反侵略的前途，到今天還是橫有重重危機，這並不是我們的實力不及敵人，其主要的病根，首先是在反侵略集團之中，還有某些盟友拖着「奴役他國」的尾巴，在過去許多事實演變中，多少還存在着無剪除的決心；其次，在政治自由享受上還沒有建立適合共同需求而且是可靠的保障底協定，所以敵國常以二十六國宣言比作「凡爾賽和會」；第二，為離開民族感情，鬆懈動員精神的藉口，這是最明顯的。我們要求反侵略戰爭之完全獲勝，則我們革命的目的，就不容與敵人有絲毫相似，政治的方向，也不應與盟友有過分的距離，而我們的行動，更不能與共同的主張相違背。否則的話，這場惡戰努力的結果，就變成「打倒了一批侵略者，留下的是另一批侵略者」。這不是我們五年來堅苦作戰的本旨。這不是「勞永逸的辦法，而是在替人類歷史作「兜圈子」的勾當。所以顏氏在該文的末尾鄭重指出：「欲求維護遠東之和平，並解決遠東之要求，增進物質與政治上的福利，尙有待於同盟國家，悉能高瞻遠矚，放開眼界……」今天除專政策顯然是幹不通的了。我們必須犧牲一切，來重建反侵略戰爭之前途。歷史已充分說明，領導世界的條件，不是持優越的武力對諸殖民地搜刮與統治，而是要完善的政治，對各友邦之尊重與互助。

今天東西軸心強盜，已同樣陷入了飢餓、困憊的狀態。他的餓腸是需要向殖民地剝掠大批的人力物產來填充的，為世界公認作遠東盟主的祖國，他不但要奮勇地拖住日本後腿，以

粉碎其任何侵略的幻夢；同時，它必須進一步，應事實之需求，而號召遠東諸國擬訂太平洋憲章，讓遠東到處放出民主自由的火光，使納粹法西斯，征服東亞，奴役世界的企圖，在這一個人民主自由的政法旭日中化成煙霧！

毛澤東在我們得重複的指出：太平洋憲章是同盟國對付軸心的最高級的戰略，也是最遠大的政見。我們在政府當局未發表任何文告之前，熱望國內文化先進，對此發動個普遍而深入的討論。以此具體辦法，責成政府，使顏氏這個建議，能在短期間充分發揮其作用。以爲「軸心強盜之覆滅」。

滿佈戰爭細菌的「太平洋公路」

美國著名民衆讀物「幸福」雜誌，于去年八月間聯合「時代」與「生活」兩大雜誌的編輯，發表戰後和平方案，其中包括兩個備忘錄、一個專門討論戰後英美關係，一個完全討論太平洋關係；前者評論大西洋和歐洲問題，後者有將南洋島嶼建立新印度西尼亞國，更主張台灣由國際共管。全文範圍雖大，然動機欠光耀，方法少合理；對戰得中國領土主權之處理，尤爲荒謬。此項提議，實爲帝國主義殘餘思想及歷史光榮之自私交織而成，類似狂噬，原無足奇。第以該三種誌在美擁有大量讀者，其思想影響所及，當不在小，吾人實有糾正之必要。關於東北四省劃歸蘇聯，非本文範圍，今試就台灣共管問題，予以指摘。

原文第四章提議將「夏威夷向西、中途島、威克島、關島以及日本代管的島嶼琉球、小笠原羣島直至台灣」建立一條橫越太平洋的公路，並且說明……國際行政當局應接收島上日本財產……爲了尊重中國優越的利益，台灣應劃歸在中國關稅金融系統之中，但是因爲聯合國需要以牠爲一大根據地，所以把它劃爲中國領土之一部，似乎不安，雖然有一個聯合國

政府執掌台灣的外交，軍事……由於台灣國際地的性質，在任何可以預見的未來時日中，他的居民不可以要求獨立主權，也不得投票加入中華民國……」。

這究竟是什麼目的呢？據第四章的說明，是爲了「……供給菲律賓一種比他自己已在最近未來所能建設的更爲有效的防禦能力」的「這一種保衛菲律賓的方法」。故不屑破壞盟友的領土主權的完整，塗改盟友的歷史版圖的篇幅，在第五章中更明白的指出：「我們在亞洲的目的，不僅是建立一個『防止日本再度侵略的堡壘，而且是對日本實行眼光遠大的政策，使任何侵略根本沒有捲土重來的可能』。彷彿說要建立太平洋安全防區，將日寇與出產豐富地區的南洋與中國隔絕，使之不能死灰復燃，好像台灣不與其父母之邦的中國脫離，就不能盡其在太平洋應盡之防禦任務似的；而另一方面，則對非島竭盡方法，將『成立一個商約來代替獨立法案中的經濟條款』，務使其『政治上獨立』與『經濟上自由』，爲的是有把握使戰後菲律賓的糖、椰子油的生產以適應美國人爲市場以外的市場需要」。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帝國主義思想的渣滓與歷史光榮傳統的自私的作祟，把死去的世界從墳墓裏再發掘出來的把戲。所以儘管他們的第四章未聲明：提議建立這一個設防島嶼連接而成的橫越太平洋公路不是想在東方造成任何新的「均勢」；但我們決不會給聲明模糊了視角，失却透視的能力。他們提議的作用，在這裏必須給予指出：在使台灣脫離其祖國上，充分地對中國，是取一

種不信任的態度，懼怕中國富強以後所妨礙其在南洋的利益，故先事排除我東南海疆的屏障，攫取中國南部國防海空軍的根據地，以保其控制中國的地位；在東北四省劃歸蘇聯上，則將在中國北部爲美國對日寇設下一個強有力的屏障；同時如果照案實行，則將使中蘇難以和平相處。他對日寇始終沒有把「解除武裝」放在第一位的決心，只企圖在威嚇、利誘以及隔離、防禦上來找出解決日本事件的辦法。不願盟主國誠信的損害，大西洋憲章尊嚴的掃地，「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其所賴以生存的政府形式之權利，各民族中此項權利有獲遭剝奪者，（埃美）兩國俱欲其恢復原有主權與自主政府」。這雖要歪曲它，雖欲失却了決勝的因置了。這個方案，雖不一定能成事實，但其反應，給予聯合國作戰的幫助，雖然抵不上蒙受

的損失。第一，他塔認台灣居民四十八年如一日的革命要求。更否認中國五年中堅苦抗戰的誠意，他將聯合國之間起着不可解釋之疑團；第二，他給予聯合國上一切爲組織對侵略者人民與海峽該國政府之宣傳，一如汪逆爲組織之對中央政府妄稱觀美之不當然；第三，當大西洋憲章宣佈以後，軸心國即在廣播中諷刺此項文告如第一大戰中藏爾遜總統所信之「民族自決」的重演，如今該三雜誌竟以奴役世界，分割國族爲戰後和平之保障，軸心國將更可以此爲有力的破壞了；第四，台灣爲了菲島及南洋羣島之保衛，而不得回歸祖國，則美國必然在大西洋上以另一種姿態爲愛好正義民族之敵；第五，兇猛自己行動的恐嚇的大害，是便利

日閥對厭戰了的軍民作激發的宣傳資料，第六，「時間在太平洋上是有利於日本的。」此項提議，徒爲盟友間預伏造成一種不應有的糾紛，分散反攻力量，就是給予日寇以坐大良機。此外如對朝鮮、越南、緬甸之處理，均足以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世界戰禍，人類浩劫之火藥庫——東北四省。這些，不能不說是聯合國家思想輿論界對和平上的欠忠，對作戰上的失着。我們呼籲全世界站在時代前面的文化工作者，給一切有害於聯合國爭取勝利的思想以嚴格糾正，我們必須記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戰事上雖勝利，和平上遭失敗。我們反對披蕭和平大衣的炸藥血腥的『善後主張』。這是我們對真和平應有的責任。中國爲國際和平重建的要角，爲了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爲了領土主權的完整自主，我們必然要繼續奮鬥，治瀕及東北等失地不救復，中國的獨立自由境地就仍未達到，則中國必然不放棄戰爭，因爲三民主義國家的立場，無侵略他國的意圖，但有恢復本國領土主權之決心；中華民國無奴役他族的野心，但有爭取爲自己主人的天職。故日寇佔領事件，不能影響中國史頁版圖，更不能影響我們民族一貫奮鬥的方向。

我們要戰爭勝利，更要和平的成功。我們之所以堅決地反對這滿佈着戰爭細菌的提議，就是爲了拒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成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

一個忠於世界和平的民族應該是一個最會記取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教訓的民族。在不公平

的立場上是建立不起真正和平的。同樣，在不合理的原則上，也建不起永久的和平的。艾登會這樣警惕我們：『要產生長期的真正的和平，最要緊的是應該排除倚賴過去的光榮，厭惡新理想的錯誤心理，尤應防止戰爭一旦結束後，疲怠與自私觀念的復活。』

是的，舊的世界雖已死去，但我們目前還要防止其在活人的腦子裏重新活躍，我們不容許任何國家同一切古老的手法來處理戰後世界的新秩序！

一九〇三、二月一日於漳州軍次

福建與台灣革命

時至今日，不論任何一個祖國同胞或台灣同胞，是誰都熱切盼望台灣能够早日收復，全國輿論界，對於「收復台灣」的問題，在半年來是更加普遍而一致了。而收復台灣的問題，又與福建有着密切的關係。

台灣之與福建，我們從任何角度來看，實在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它們早已成爲不可離。離則雙枯；必須合，合則併榮。確切而言，台灣之與福建是唇齒，是皮毛；唇亡則齒寒，皮之不存毛將安附！

在這里，讓我們一翻歸檔。從地理形勢，民族成份，經濟關係，國防軍事，以及既往史實來證明這一說法的正確。

首先，從地理形勢來看：台灣與福建，僅一衣帶水之隔，一衣帶水指的就是台灣海峽，然這海峽使冷閩間隔開的距離，也只有短短的四百餘里，其地域的接近，幾可觸及。惠安、崇武一帶漁民出發捕魚，破曉時可聞台北基隆鷄啼的傳說，更是爲此佐證。難怪更有人認爲

台閩原本相接，因為台灣西岸多淺海，假如現在水平降到一百公尺，那麼台灣海峽就會消失，台閩便可連成一片云云。台灣與福建的氣候，的地味，的風俗習慣，大致相同，也可說明它是這種自然的條件所使然的。

其次，從民族成份來看：據廿八年七月間日人廣播，稱台灣之人口已由四百九十餘萬（昭和八年，民國廿一年統計）增加到五百六十餘萬了。這數目中，除去三十萬（約佔百分之五）的日人，和二十五萬左右（約佔百分之四）的蕃族，餘下的便都是台灣人。但所謂「台灣人」，實即是我國閩粵（多屬「客人」）同胞的移植，這移植始於鄭芝龍，到了鄭國姓（成功）羣王治台時最盛。閩粵同胞其所以向台灣移植，它的原因，是福建西，南、北多山，地瘠民就貧，閩東南沿海一帶，雖較豐腴，但也不足供應墾拓。在這種環境之下，他們便謀所向外發展，而台灣由於地域的接近，西部沃地又多，閩粵困苦的同胞，自然要漸向這接近而又豐饒的地方去謀取解救貧困的生路了。從這點，我們說台灣人是祖國閩（主要為漳泉）粵同胞的後裔，是一點也沒有錯的。台灣能够收復以與福建并存，就貧富相濟，利益得均了。

再次，從經濟關係來看：台灣與福建，同為漁鹽之鄉，其他許多出產如糖、茶、林、樟腦等業，也同時而有；但在米穀方面，福建缺糧，而台灣則反是。抗戰前，福建的糧食仰賴

于台灣的，數重不少。在這種盈虧互補的情形下，福建需要台灣。另一方面，在出產大致相同的情形下，台灣更必須收復。唯有這樣，這才不會使日寇以相同的出產品來和福建的產物作運銷的勁敵。基此種種，遂使台灣與福建在經濟上打下了需要密切連系的基礎。

復次，從國防軍事來看：台灣是福建的屏障，廣而言之，它是祖國東南沿海的藩籬。我們曾一再着重地指出：日寇能够達到牠一部份的南進侵略的目的，它的據有台灣、委實是其重要的一因。誰都曉得，日寇在數十年來。牠一直把台灣視爲其南進的據點，牠不惜一切，經之營之，最終目的也就是要台灣做到真的變成爲「固定的航空母艦」。前年太平洋的「一二·八」以後，日寇利用台灣以爲軍事侵略補供站的事實，已是有目所共覩的了。此外，台灣西岸澎湖列島所屬的馬公港，又是一個良好的軍港，它的形勢構成，險要有一「隘口不得方舟，內澳可容千艘」的優越條件。它和福建福州的馬尾軍港。形勢相埒，而又遙遙相對。假使它們兩個相得而用，相輔相成，這於國防軍事的價值，將是無可倫比的。最近有人把台灣與海南島譬喻爲祖國東南海疆的「雙眼」，是一點也不誇張，而是一語道破其重要性。

末後，從史實方面來看：這可分兩方面來說；其一是自來據有台灣者，都可以伸張其勢力於福建，如元明時的流寇林道乾等的盤踞台灣而侵掠福建的史實，猶歷歷可攷，餘如明末鄭芝龍，繼前人據有台灣而縱橫隕阨于閩南，以至民族英雄鄭成功對異族的反抗，也都因爲

有了台灣，而有了閩南，終叫清兵無由興師於閩南達廿數年，這些都是說明：台灣不保，福建則危。

以上所述，雖旨在說明台灣與福建之關係的密切，但我們今日之談台灣與福建，着重點已經不儘在這些上面，今日我們應該進一步談的，是怎樣加緊來進行收復台灣，也就是怎樣來促進台灣革命早日成功的問題。

福建在抗戰中的戰略地位，已隨着世界反侵略戰爭的擴大而提高了，尤其是當着我國總反攻的前夜，以及同盟國家着力于打擊日寇的現階段，福建已成爲東南太平洋一個重要的軍事根據地。可是，正如前述的史實所說，敵寇之據有台灣而整個福建都在他的威脅之下，這種惡劣的客觀的實際情勢，是迫切地要求着我們加緊收復台灣的準備，而這責任的負擔者，除了由台灣革命同志來肩負外，那可因台灣的收復而相得益彰的福建同胞，對這也已應該責無旁貸地起而協援了。因爲，台灣不得收復，祖國抗戰澈底勝利不能達的；戰後，台灣不收復，必然要給福建貼下了更大的禍根。

台灣是祖國的祖土，我們的祖先民族英雄舜成功，曾經在那裏高舉反抗異族統治的大纛，作過英勇的戰鬥，這是祖國同胞的光榮，值得誇耀的。可是，祖先遺留下來的事業，迄今猶未竟全功，這是我們每個作爲後裔者應感慚愧，應覺羞恥的。爲了這不振作，祖國百年來

受盡了强者無數次的欺凌與侮辱，台灣同胞更親受到異族的血腥統治將達半世紀之久。今天我們民族生死存亡，榮辱主奴的轉捩時機，這慘痛，這仇恨，不在這次民族求自由平等與獨立的過程中來清算，國族將永淪黨劫不復之地。而這必然要遺下的恥辱，不但是台灣同胞的，而且也是祖國同胞的，特別是福建同胞的。

良機稍縱即逝，總反攻日寇的日子已經漸次迫近，我們台灣革命者當然要倍加振奮，以求縮短台灣革命過程，而祖國同胞，尤其是福建同胞，也應該起而作有力的對台灣革命的聲援，祇有這樣，我們才不失為炎黄裔胄，才對得住我們的祖宗和革命先烈們。

現在談收復台灣問題，一般人的觀念愈以為在世界大戰結束之日抗戰勝利之時，日本帝國主義者屈膝求和了，在和會席上，只要費一簽字之勞，就可以把台灣和其他淪陷區同樣輕易地收回！這種觀念是大錯特錯，是萬分危險的。我們須永遠記住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民族的解放事業只有用血的鬥爭才可能爭取得來。我們要收復任何一個淪陷區，只有用死力去拚。如果自己沒有收復台灣的基礎，只想在和會席上爭取得收復之權，那是等待主義者。事實上，這種等待，惟有長令五百六十餘萬的台胞永遠為人奴隸，對於這種舛誤的觀念，我們應該予以清除，同時還要積極地展開收復的工作。

另外有一部份人，它對台灣收復的觀念，又以爲須兵臨其地，這纔談得到收復工作。這

這也是錯誤的。這種看法的人，他們是忘記了：現代的戰爭是全體戰爭，全體戰爭所需要的武器，不僅是軍力，而且要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宣傳的，革命的活動來配合，尤其是革命活動更能發揮出最大的效能。

所以今日的台灣收復工作，台灣革命者應積極展開各方面的活動來配合軍事的進展。（當然，這並非否認台灣建軍問題在台灣革命過程中的重要性）這工作的完成，有待于一切台灣革命者合力同心，精神團結以奮鬥，更待于福建同胞的切實的協援。唯有如此，大家合作無間地來展開收復台灣的工作，前途這纔有勝利的把握。

卅二年四月二日于緣部

爲什麼組織台灣少年團

一，少年和兒童是國家民族的幼苗

無論那一個國家或民族，所以能繼續存在，並且能健全而強盛起來，是由於他們有優良的民族後繼者。這就是說，兒童和少年的品質好壞，往往是決定了這一國家民族的盛衰前途。但兒童和少年們，又好像一張白紙，他們的種種品性，完全是由後天的種種不同環境所陶冶而成的。假如他們有了優良的環境，合理的教育，那他們便將是國家或民族的良好繼承者；否則，他們如在非常惡劣環境中長大，受了不正當的教育，那他們便將會成爲民族的敗類或羸民。所以，凡是現代化的國家民族，對兒童和少年的教育，都特別注意。

同樣，帝國主義者，對他們統治下的殖民地兒童和少年的教育，也是一樣的注意，不過他的教育旨趣和一般的完全不同而已。他的目的是要培植一批將來能馴良地供他自由驅使的奴隸，也就是拚命施行他的奴化教育。

二、台灣的少年和兒童是台灣革命的繼承者和新台灣的建設者

如上述，少年和兒童，既是國家和民族的幼苗，他將是國家和民族強盛的決定者，那作為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台灣的少年和兒童，他們將來的任務，將比普通任何獨立國家兒童的任務都要艱鉅。就是因為他們要肩負起復興國家民族的重任，也就是說，他們將是台灣革命的繼承者。我嘗說：「革命事業是偉大而艱苦的，要想獲得革命的成功，必須要有革命新細胞不斷的補充。」尤其是兇殘的日本帝國主義，對革命者的無盡止的殺戮，益使這新細胞的補充，和繼承者的培植更為迫切。

有人或許要說，待這些小朋友長大後，那時台灣或許早已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了。這或許也有可能，但台灣要得到真正達成革命的目的，決非僅僅趕跑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一切統治者便成的，他必須於推翻日閥的統治後，建立起一個強固的自由幸福的新台灣來，才能保持和鞏固已獲得的勝利，正如總裁指示我們的，建國的任務並不輕於抗戰。抗戰是艱難而偉大的事業，建國也同樣是艱難而偉大的事業，並且二者有不可分的連繫性。

因此，生存在現在的台灣少年和兒童，他們是担当了一方面要求能够脫離日本帝國主義

統治的台灣，同時又要建設新台灣的雙重任務。

三、處在日本鐵蹄下的台灣少年和兒童的不利條件

今日的台灣少年和兒童，其任務既是如此艱鉅，毫無疑問的，他們必需具備去承挑這副重担的力量。就是說，他們要有良好的教養，如民族自尊性的扶植，優良品質的陶冶，對民族敵人的認識，和知道如何獲得革命勝利的方法以及堅強革命意志的鍛鍊。

然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台灣，少年和兒童所受的教育，却適得其反。

日本帝國主義在台實施的教育，他主要宗旨是在于消滅民族意識，而代以奴隸意識。他們麻醉兒童，矇蔽兒童，使他們只知道日本帝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國家，日本天皇是世界上唯一的神聖的權威者，效忠天皇，效忠大日本帝國是台灣同胞唯一的任務。他們所能認識的是日本文字，所能讀的，是日本帝國主義御用學者們所編的一些課本。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小主人翁是完全受欺騙和侮辱，如要培植起優良而健康的民族幼苗，非設法解除這為統治殖民地奴化後代的毒辣的文化桎梏不可。首先應脫離這險惡的環境，首有許多不願做奴隸的同胞爲了不願子女們被奴化，便紛紛舉了全家，投奔到祖國的懷抱中來。

四，台灣少年團是適應留居祖國的台灣少年的要求而組織起來的

台灣的少年既然一部份離開了惡劣環境，而回到了祖國，那便可和祖國的少年們一樣地進入各種學校唸書好了，又何必另外組織少年團呢？

但是台灣少年雖一部份離開惡劣環境，回到祖國，然祖國一般學校，並沒有教授關於台灣的專門課程，可以適應台灣少年們的特殊要求。同時，救國不敢後人的一羣小孩子們，又是親身嘗過了日本帝國主義鉄蹄蹂躪的滋味。因此，在祖國抗戰的烽火中，他們是迫切要求着盡他們的力量，做一點他們所能做的工作，並且希望能在工作中去鍛練自己。

台灣少年團為適應上列二項要求，因此便由一羣留閩浙等地的台灣少年發起而組織起來，自成立迄今二載有餘，輾轉於東南各戰場上，祖國的原野成爲他們的課堂，祖國抗戰的各種英勇事績，成爲他們主要的課題。同時他們有不辭勞苦的苦鬥精神，博得了祖國社會廣大人士的同情和贊助，益使這小隊伍一天一天的擴大，和堅強起來。

是的，我們堅決的相信：「台灣少年團——他將是我們台灣革命後繼者的搖籃與熔爐！」

今後的努力方向

——爲台灣義勇隊少年團成立四週年而作——

本隊少年團成立到現在，已經四個年頭了。在這四年中，由於國內同志們的堅苦奮鬥，祖國人士的同情與援助，使我們在閩、浙、皖、贛諸省的工作，均得順利開展，這是以告慰祖國上下的地方。但檢討以往對抗戰上的貢獻及學習上的成就，則與歷史賦予我們的要求，還開隔著相當的距離，這就是使我們不敢稍存自滿的主因。因爲我們是戰鬥的少年；戰鬥的少年，是應該在戰鬥的生活裏洗練的。少年團在跨入第五個年頭的今天，對於他今後的努力的方向，我感到有指出的必要。

根據少年團團內現有的條件與他在革命上所負荷的任務，今後應該全力朝着「爭取正軌」這個方向去努力。我們在生活上學科化，學習上要專門化，工作上要生產化。其目的就是爲了要今日裏準備明天，在學習中準備戰鬥，在「修己」上準備「新民」。爲着敘述上的便利，就分生活，學習與工作三方面來講。

首先是關於生活。由於團員年齡的增加，知力的提高，今後的生活便很自然地向着自己管理自己的方向發展。使同志們在處理自己的生活中，學到「管理衆人之事」的常識與本能。故第一，我們要用科學的方法來處理日常生活中的用品與問題。如對文具服裝等的分發、組織，與人事等的配備。對於一切「人」「事」「財」「物」上的管理運用與改革，務使做到「一人能作三人用，一物能作二物用，一日能二日用，一錢能作二錢用」的經濟原則，戰鬥精神。第二要把握時間抓住機會，即學即習，使學習所以致人；即訓即練，使訓練乃為運用。尤應在學習與訓練工作中，注重人們對物品的使用愛惜以及保管修理的常識。第三，我們要開始注意和生產——菜蔬——，家畜技能的學習，勞動習慣的養成。我們要擴大視綫，研究民生問題，關心儲存方法，物價指數，並對各地生產工具的研究與物品的配給。第四，我們要時時注意衛生與自衛的知識與技能。所以平時對於衛生學，軍事學等課目更應看重，盡心修養，作為組訓民衆，自衛衛國的準備。因為今天在團內的「管、教、養、衛」的學習，就是我們來自訓練民衆「自治、自給、自衛」的準備。

其次是關於學習。這兒所說的學習，是指書本與工作。根據我們四年來既經長成的條件，與現階段工作的要求，今後對書本方面，我們必須主動窮究，對工作方面，則求自力更生。目前大部份同志已有自動學習的能力，對問題的了解上亦有專一與窮究的要求。今後除軍

事外，對於國父遺教，團長訓詞，史地常識，經濟倫理，自然科學，以及組訓知能等的研究，都應站上主動地位。只有處處採取主動，不斷窮究，才有勝利把握，只有專心攻讀，才能深博，結實，才能縮短我們學習過程，也只有不斷的豐富自己，才能永恆保持工作上的朝氣，保持實力上的雄厚！在工作上，我們要「自力更生」，我們要以工作來壯大工作，以羣力來訓練羣力。前者即在工作中發揮創造力量，推進工作；後者即以集體力量培養幹部。少年團目前的四個學習研究組（戲劇、音樂、舞蹈、繪畫）將來到工作中就應變為工作研究組。由於出版事業發展上的不平衡，由於民衆認識不斷的提高，由於少年團本身要求「單獨作戰」的迫切，就只有從「自力更生」中才能找出切實解決這些困難的辦法，絕不能拿依賴人家來帶住自己應有的發展。因為在依賴中是產生不出堅強的幹部的。要達到我們工作上「自力更生」的目的，在實踐上就必須求其持久。而使工作與大家的的生活學習合理地配合，使少年團的發展與台灣革命斗的要求好好統一，就是惟一的持久辦法。

末了，就是關於工作，工作要講究風度；工作風度有什麼重要呢？它可以決定我們工作的深化學習的進度；它可以轉移團內整個的風氣，我們爲了要具備「獨立作戰」的本領，所以在各方面就得養成「實事求是」的習慣。對於今後做事的風度上，應該有兩個要求：第一要求有關度，少年人的際際，更應當常常存着「一個光明活潑的理想。有了它，才能時刻喚起高

越的思想，不斷的推動事業與人類的進步；同時，革命者也應具有創造的魄力，對於當前的一切，有破壞舊物的胆量，有開展前途的勇氣，能破壞更能建設，要建設也必然懂得破壞，而我們的破壞也就是爲了建設！第一要求實際，愈挫愈奮的求實堅的精神，不做空想的設計師，不說欺人的飄亮話。我們努力除虛僞空想的毛病，說了就要作數，作不得數的就不說，計劃要不脫離現實，離開現實就不列入計劃。這理我們必須指出的，就是闊度與求實二者不可或分。若吾人有求實而無闊度，則可能落入狹隘的無原則的事務主義，往往自以爲本身有充行動意志和實踐中心，就一股蠻勁，會幹得沒頭沒尾，結果，當有看不見前途的光明而無入歧途的可能；反之，有闊度而無求實，則會變成過信理論，拘泥成法的辦公主義，常常會遭遇到工作的包圍。工作的沒頂！二者相輔，則可免「無過不及」之弊，獲「不偏不易」之道。

我們有推進自己的熱望，也負有轉移社風的責任，我們不能放棄工作，同時也不能拋開學習，我們不可能進學校，但必須具有一般學校少年的普通知識。我們負有抗建的重任，更負於建國的使命，我們要在工作中來統一本身生活學習上的修養，就必須根據「爭取正軌」的原則，刻苦自動，簡樸求實的精神，在「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工作中，爲着祖國與台灣的建設而做一番建設自己健全團體的工夫。

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于龍巖

台灣青年的任務與今後的修養

——爲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義勇隊分團部而作——

我們要消滅侵略暴力，奪回人類的自由，則除了民族力量的集中與團結外，沒有第二個有效的辦法。青年爲國家民族的新生命，故青年力量之集中與團結，猶爲當前急務。因爲他們在光榮的革命史上，一向是佔着最主要的地位，而台灣的青年，對於祖國抗戰及台灣革命的貢獻，當然是不會例外的。我們要使今後台灣青年的行動密切配合上客觀形勢發展的要求，能繼續貢獻出更大的力量，故對於台灣青年的覺醒與團結有主導作用的青年幹部的培養，認爲是不可忽視的工作。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義勇隊分團部的成立，就是爲了使本隊及少年團的青年同志，在參加「保衛祖國」的過程中，對三民主義及其使命能有深切精確的明瞭，個個成爲建設三民主義新台灣之堅強有力的幹部。所以我們目前的任務，是號召台灣青年在黨的領導與扶助之下來展開轉移社會風氣與參加戰時動員的工作。

如何轉移風氣，這就要先問問我們革命的目的是什麼？革命的目的是：改善社會，革新政治。歷史告訴我們，這目的的達成就應從轉移社風入手。因為社會上麀奢淫逸的程度曾加深了政治的紊亂，整個社會不能改善，則國家民族的興盛，也就難以企求。社風的改善，首重改善心理與促進文化。辛亥以後，國父鑒於革命的不够徹底，乃提出「革命必先革心」，意亦以「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國家之治亂，繫於社會之隆污，社會之隆污，繫於人心之振靡」來教育同志，團長 蔣總裁則倡新生活運動來推進社會，教育國民，這可見心理的改革對社會改進的重要了。關於促進文化，團長在二十七年「爲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告全國青年書」中曾這樣指示：「國家之強弱，繫於一般國民文化水準之高下」，「智識青年，必須自動奮起，一致參加掃除文盲工作，協同進行通俗教育及戰時宣傳，務使在極短期間，加強一般國民之政治知識，而提高其文化水準，庶幾可以走上現代國家平等自由之大道」。目前我們台灣青年可說大都從小就受到日寇奴化腐敗教育的毒害，故對於轉移社風的工作，更有迫切展開與深入之必要。

如何參加戰時動員，團長已昭示我們：「根據全國總動員計劃，青年必須就其智能之所近，在國防、產業、交通、宣傳及教育各部門，作積極活動；奉公守法，盡忠職守，任勞任怨，始終不懈，視奮鬥爲天職，以犧牲爲當然」。對於最近國府所頒的「國家總動員法」也

有詳細指示，我們應各盡職責，積極動員。本分團部的同志，要影響祖國的青年，同時要動員台灣本島以及其他各地的青年同胞，作反侵略的鬥爭。因之我們所負的使命要比一般青年來得艱鉅，重大！我們必須以堅韌勇敢，自覺自愛的精神承擔它，我們要在工作上表現出這個分團的生命和力量！

隨着戰局的發展，少年團諸全志的工作就日益增多，責任也漸次加重。因之，我們對各種修養跟着加緊。但在這裏，我們立刻就會遇到一般工作團體裏所必然遇到的問題——工作上與學習上的修養之畸形發展。而這個問題在我們團體裏則更為嚴重。因為我們同胞受了日寇的奴化教育，一般的對祖國文化智識的水準都相當低落，加之回到祖國即參加工作，大家沒有受到祖國學校教育的機會。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只有使我們的同志個個學會並熟習使工作與學習聯成一體的運用。所以，今後我們少年團的同志，應在「提高常識水準」與「配合理論與實踐」的修養上痛下一番工夫。

常識水準的提高，是目前團內每個同志的共同要求，同志們對於一般的理論和工作技術，可說都超過了自己的年齡與應具的自然科學常識，雖然這是以往工作的需要所造成的現象，但這個發展，在一般的教月上講，是不合理的。因為常識是我們處理事務研究學問的工具，許多我們將要研究的學問和實生活的應變上，在在需要着數學、理化、自然、史地及生理

、衛生等這些學問。沒有了它，在每天的工作生活、學習工作上就會平添出許多不必要的麻煩、驚奇、困難與苦悶。這個在少年團皖南和福建工作的報告中是表現得最明顯的，這些現象，決不能讓它往下發展，希望負責指導的同志，盡量利用機會有計劃的來幫助，來克服。

配合理論與實踐，就是怎樣從學習中擴大工作經驗，從工作中發展學習原野的問題。上面已經說過，台灣青年目前他們受了主客觀的限制，是不可能如祖國一般青年學生那麼順着小學而中學而大學以至出洋按部就班的讀上去。相反的，我們在工作中學習，是逆進的，是倒退上去的。例如：提到我們的國語水準比日文化程度差的問題，我們就會研究到日寇對殖民地奴化政策的毒辣，再追究下去會聯想到滿清政府的昏庸腐敗；當時唐景崧割據嫉妒意識的沈厚，以及懦弱無能不事團結而致貽誤有九年歷史的抗倭大事（見劉永福歷史草）。這種學習方式，在表面上看來是不很順眼，但實際上却是用很少的力量與較短的時間，學得了很深的道理。而且這樣研究，才會專心，老稱實際，才不易忘記；我們認為，學習的目的是為了工作，而工作的發展又需乎學習，學習和工作是不可分開的。我們必須拿「隨學隨做，即做即學」的戰鬥精神來克服自己的「先天不足」。但是，在進行中，必得用力做到二點：第一，要打消「唯書本論」的觀念，我們要堅信：只有從實生活中去求進步，才是最正確的學習方法。所以「真的學問是要同現實的社會有脈絡貫通，和實際生活聯成一氣的」，也只

有現實的刺激，才能加深我們學習的需要，第二，要養成勤於紀錄整理的習慣，經常注意實生活中得失的紀錄與整理，把繁瑣的收獲，提煉為抽象的原則，把抽象的理論，變成具體的行動。用活的方法，才能在正在向前發展的事物上找出新的現實的智識。所以，我們只有隨做，才能隨時發現新的問題，必須隨學，才可以隨時解決新的困難。

台灣沒有收復，我們是無以為家，倭寇沒有打倒，我們他不可能來進學校攻讀。青年團是團結青年，訓練青年的組織，它就是我們今天的大家庭，大學校，希望台灣青年們都團結在這個組織裏，一面工作，一面學習，來開展工作，壯大自己！

卅一年八月二日於分團部。

台灣義勇隊的任務與訓練要求

——對本隊第一期幹部訓練班訓詞——

各位同學：

今天是本隊第一期幹部訓練班正式開始訓練的第一天，本人爲了要使各位今後都能明白自己所負的使命，彼此互相策勵，所以首先把本隊當前的任務提出來告訴各位。本隊從民國二十八年二月成立以後，由於祖國上下的指導與援助，一二區隊同志之勇敢、自愛、刻苦、奮鬥，三年來在東南各戰區總算盡了我們對祖國抗建應盡的力量，對祖國政府與同胞，差堪告慰，當然我們決不以此自滿，相反，今後更當努力。本隊成立的任務是：「保衛祖國，收復台灣」。從去冬太平洋爆發以後，遠東整個的形勢，已進到了另一個階段，我們的任務也隨之加重，因爲我們台灣革命不能和祖國抗戰脫離，也不可與反侵略形勢分割，這是顯然的道理，以往事實的演進，努力的方向，也沒越出這個範圍，今後要使前途更爲光明，當然不

能違反這歷史的演進；相反的，要更牢牢把握這個法則去進行我們神聖的革命事業。我們今天要幫助祖國抗戰，也要幫助友邦戰敵，由於這一任務的加重，本隊目前就必然要努力于擴大組織，加緊訓練，以開展我們的工作，切實來配合反侵略集團的戰略，達成歷史賦予我們的任務。這是本隊同志們今後努力的總方向，我們須時時記到，切實執行。

下面要講到本隊的訓練。本隊訓練上一貫的宗旨是造就革命幹部，實行三民主義，我們今天革命的最終目標，是要建立三民主義的新台灣，我們要知道三民主義的國家，是民族革命的產物，是民主政治的政體，是人民個個能自由快樂的工作，生活，學習的向上的樂土，這裡不許有資本家的產生，也沒有階級享受的區分，更沒有少數人的權利，他要從「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走到民治，民有，民享的大同世界的理想社會。總理這種偉大的遺教，過去二十多年中，所以沒有完全實現的原因，就是因為當時有些實行者無認識，無辦法，不切實，不忠實，這些毛病在總裁的指示裏已有更明白的指出，各位可自己去研究，在此不贅。我們再就近來看，祖國今天的抗戰，就是爲了民族主義的貫徹，今天的建國就是爲了民權主義的實施。獨立、自由、富強、康樂的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就要在苦難中建立，在炮火中成長；我們新台灣的建設，也有待於同志們的能真正去認識歷史，把握現狀，擴大視角努力奮鬥。因爲這樣，所以本隊的訓練任務，是在使同學們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接受歷史的教訓

，糾正空談的習氣。一般來說，工作者的態度可分爲三等：第一是「做了不說」（宣傳）；第二是先說後做；第三是「說了不做」。末了一個毛病是最要不得的，而社會上的人犯的也最多。今天要求我們的同學對上級的指示和個人份內的工作，最低限度要能切實做到，能說能做，不要是只有嘴巴，沒有手足；只有假意識，沒有真心腸。各位在此受訓期間，無論在學習上，在服務上，在起居飲食上，要能隨時隨地注意養成自覺、自動、自治的精神，實幹、苦幹、快幹的毅力，與服從命令、貫徹命令的習慣，我們只有從自覺的紀律中去滋養自動的精神，健全自治的能力；只有從實幹、苦幹、快幹中去發揚戰時生活的「一人當作兩人用，一錢當作二錢用……」等的節儉習慣與主動精神，來充實我們革命工作的條件；只有從服從命令與貫徹命令的訓練上，來培養執行命令達成任務的常識與本能。各位要知道，站在我們面前的敵人是如此強暴，落在我們担上的負但是如此艱鉅，如果我們沒有鋼鐵的紀律，健全的意志，優良的風尚，那末在革命的前途上，就宣佈下更多的黑暗。

【訓詞】今天我誠懇地要求幹訓班的官佐指導員和學員，大家要澈底做到「教學相長」四個字。我們今天這里受的是集體教育，學員是來受訓，指導員也是來受訓的。在訓練之中，貴在彼此能「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因人之廣，開己之窄」，互教共學，齊步邁進。我們相信，天下沒有萬能之人，同時也相信，天下不會有「無一得之愚」。你們中間過去所受的教育有弊

淺，所做的工作也不同，因之，甲的理論好，或許經驗不如乙，甲的常識豐富，或許生活紀律差，甲的世故深，或許熱忱不如乙。凡此種種，均希望各自檢討，誠懇反省，下個決心，重新做人，在此訓練期中，能虛心接受教育，努力克服缺點。我想各位中都是具有爲治羈革命奮鬥的熱忱，當然是有向上的決心，革新的要求的。在敵人着着緊迫而我們條件不夠的情況下，我們也只有用這個合理的科學的方法來加速的訓練自己，在這一認識之下，就應當這樣說，我們今天的學習，就是戰鬥的準備，準備的工作，也必須以戰鬥的姿態來完成它，來結實它。明白了這一點意義，那麼程度高的同志，對較淺的課程也會認真精究，不致忽視；對學力較低的同志也能真心誠意幫助他進步，不致驕誇；而程度較差的同志，亦必勇敢求進，不致苦悶自餒。這樣，使整個的學習環境，就充滿着緊張活潑，互助互愛的氣氛了。

從今天起，你們是正式過集體生活，在此特別要把新生活運動裏三項關於生活改造的要求提出對各位講一講。新生活運動中第一項要求就是軍事化，軍事上有二點是最重要的，第二是有禮節，要求我們生活行動講話都要合乎「禮」，「禮」是組織上最重要的東西，社會無禮，就成亂世；軍隊無禮，就爲烏合之衆，個人無禮，就失却作人資格。禮是要有秩序，有紀律。第二是有組織，軍隊要能打得仗，就一定要有紀律，有精神；嚴密、精確、迅速、徹底這些條件的產生，均出自有組織有系統。大而社會小而團體，如有組織則人、事、物、時

、地五者均能由一個系統來靈活指揮，合理運用，可充分發揮其作用！各位現在所施的軍事管理，要求迅速、確實、靜肅、秘密，不得散漫含糊，凌亂遲緩，也就是軍事化的精神。第二項是要求合理，合理化就是科學化，處事要合常理，要具常識。譬如：我們的教學方面，要由淺入深，由近而遠；作事方面要爲大於微，圖難於易即是。其次，我們今天穿上了軍服，那末一切言行就得合乎身份，再不要和老百姓一樣的隨隨便便。革命工作是堅苦的事業，我們今天在訓練期中，就應拋棄個人自由和一切享樂慾望，要學習吃苦養成耐勞簡樸的習慣，親愛精誠之德性。今天要從最基本的課目學起，將來出去也要從最基本的工作做起，只有這樣才合乎理，好高騖遠，是自取沒落的行爲。第三項要求是生產化，生產就是擴大。在革命工作中，物質的生產是次要，幹部的培養，才是第一。古人說：「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又說：「人材爲事業之基」，這都是說明了生產化的重要性。我們在受訓期間，能養成節約公帑，受惜公物，能養成主動積極合作互助，也就是生產化。

上面所說各點，便是本隊的任務與要求，希望各位同志加倍努力達成任務。

怎樣克服工作的弱點

——對第一區隊出發工作時講——

各位同志：

少年團和義勇隊分派在閩、浙、皖以及××工作的報告，上月份的業已收齊，並經詳細看過。在這中間，看出他們在各方面都有顯著的進步，這是他們努力的收穫，也是給祖國政府及同情我們的人士一個安慰。但另一方面，還有存在着許多缺點，是需要我們在工作中去克服的，各位即將出發各地工作，我想趁此機會，提出來和大家談談。

要保證一個工作的勝利，就必須正確估計主觀條件，了解世界大勢，配合工作環境，運用種種方法，爭取外力援助。這些原則，往往在平時都講到很熟，但一到工作中，運用起來就顯得不够靈活了。這是難得的，因為大部份的同志參加工作不久，實際經驗缺乏，幼稚的表現，可說是必然的。只要我們肯在工作中悉心研討，是可以把它克服過來的，現在我所要

對各位講的，就是告訴大家在工作中克服弱點的道理。

首先，是道德的修養。道德的建立，人生意義的了解，是作人處事之基本要務。尤其是革命工作者，對於「四維八德」應該澈底弄清楚的，我們救國家，救民族就非從這個基本道德出發不可。一個人的生命，有精神與軀壳之分。如果我們爲國爲民，則其身雖死，而精神仍永存世間，萬古長新；反之，即生亦無意義。能够體驗到這一層，則在身臨成敗關鍵，不會有出賣民族，背叛黨國之醜行。這個，我要求各位要牢牢記住，尤其是深入敵後，參加前綫的同志。其次，在一般工作中，要能實踐「道德不怕舊，思想不怕新」的格言。因爲我們在工作中所接觸的對象，大都是過舊道德生活相當長久的，若要使我們的工作順利地展開，就得配合到他們俗習的形式，實以新的內容，把舊時的「忠於君主，孝於父母」，擴大其視角，成爲「忠於國家，孝於民族」，就是一個好例。

第二，有誠懇的心地。一般團體裏最大的毛病是精神渙散，各自爲政，工作效率，自相對消。其病根即爲人事問題。同志間彼此猜疑造成明槍暗箭，互相傾軋的現象。這種現象，在我們的工作單位裏，雖說不普遍，但不能說完全沒有。這就是說，我們的同志間在對人對事上還有不能以誠懇坦白相見的地方。此後，我們必須消滅「天下老子第一」的態度和玩弄小聰明的行爲。我們要誠懇坦白，俗話說：「精誠一到，金石爲開」，「誠者成也」，故

「能誠心即能成事」。能誠，即能有勇而不怕，雖半夜敲門亦無可驚。我們能做到誠懇坦白，小之可使個人心定神凝，胸懷泰然，無生意氣，大之則使內部精誠團結，集中力量，爭取外來的同情與援助。所以「誠」爲成事要訣之一。但要請各位注意的，這裏所講的「誠」，並非是「刻板老實」，「親仇莫辨」。

第三，有鎮靜的態度。一般青年同志，最易犯的毛病，就是容易衝動，感情用事，遇到事情，自己拿不牢主張，顧不到大局，自己站在被動地位，完全受人家支配，外面雲飛霧漫，自己就興風作雨，有了這種毛病的人，雖然主觀上沒有「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意識，然而事實上已經授他人以「消耗戰成功」的機會，這是最要不得的弱點。我們的敵人正看中了這一弱點，向我們作挑撥離間的進攻，這個血的教訓必須接受。要克服這，我們就應該以平時生活當作戰時看，前方生活當作後方看；有了這樣的修養，才不致臨難而倉卒，情急而失智，在敵人面前暴露機要，而致敗事，故「鎮靜」爲應急應好的一種重要方法，懂得這用的，就不致濫用「熱情」，廉簡「義俠」，可是我們在運用中，必須分辨清楚：「鎮靜」不是「麻木不仁」，也不是「袖手旁觀」！

第四，是講話負責。古語說：「東村失火，一條扁担，西村以爲是造反」，這雖然是對講話誇大，不負責的譏諷，但誇大與不負責的發謔，實可能產生種種毛病。我們的同志，在工

作中，在學習上，均須注意實在，無根據的話不講，對朋友同志講話要守信，對老百姓士兵宣傳要真實，勿作賣狗皮膏藥的宣傳，只圖一次生意。其次，遇到老百姓士兵或台胞有要求時，我們不能因為談得興奮，感情用事，不顧系統，就代替當局，一口答允。這種幼稚作風，表現的結果，不但易失自己的威信，且會更使之失望。正當的辦法，應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上，盡量與之解釋或說服，在不破壞系統與權責時，在不影響政府或上級威信時，估計自己或團體能力所及時，則可以允其請求，否則，除解釋原委外，可允代為轉達上峯。這樣，便能作到「能說的便能做，做不到的就不說」，以達到真正能對上負責，對下負責。

第五，是加緊學習。我們台灣革命中，對於祖國的文字，抗戰理論，因受日寇奴化教育的麻痺，大都是「先天不足」的，但相反的，其所負的使命都十分重大。這個矛盾，就須要我們以加緊學習來克服他，在我們工作上最重要的，就是對於三民主義的研究，每一個同志對於三民主義，要澈底了解，只有這樣，才能充實我們台灣革命的理论，豐富我們的工作。其次，就是要在祖國抗戰工作中，學習管、教、養、衛的智能，此外，少數同志間還有三種通病：一、是領袖慾：好講地位，忽視工作與修養；二、是經不起人批評：愛在背後牢騷，受不了公開批評；三、誇功耀人：愛說自己的話，不尊重他人的意見與勞績。這些，都需要我們在工作中下個最大的決心去學習，才能通過理論，表諸實踐。

第六，有耐久的精神。刻苦與耐久，是成功立業的主要條件之一。我們台灣的地理與歷史條件，規定了我們革命工作的艱鉅性，因此我們在爭時必須養成「有恒」。對於工作，不能因工作條件順利時，就興高彩烈；條件惡劣時，則心灰意懶。對於教育同志，爭取同志，也不能因對象之優劣而有冷熱病之表現。我們要持積極的態度，耐久的精神，來迎擊困難。解決困難，我們決不能回困難叩頭，要不斷的在困難中求長進，求發展！

第七，要迅速而確實。作事要講求敏捷，又須注重實效。有些同志，對於這方面，表現得很少。有時，在工作中抓不牢中心，往往表面上忙得非凡，而骨子裏忙不出結果。有時明明一天可作了的工作，偏偏要作兩天完成。有些作事很快，但無實效。例如：有位同志從外地寫來一個報告，說那裏台胞很多，很好，要參加隊，團，可否准許。這真叫我難以下批。「很多」「很好」，究竟有好多，年齡若干，什麼程度，男女各多少，來到祖國好久等都沒有說明，怎能定奪呢！類似的事情還有，這不過是前天的事，隨便拿來談話罷了。我們今後要求迅速，也要講實效。我們要有突擊的精神，能真正作到「一天當作兩天用」，同時，我們要有「盡耕耘，也要尚收穫」的態度。

第八，是節約的習慣。台灣的革命工作是艱苦的，持久的。我們要堅持苦作，負擔艱鉅，就必須學習過刻苦耐勞的生活，我們更須時刻不忘的，就是援助我們革命工作的財力物勇

，是祖國同胞的血汗。爲了這，我們更應切實作到「一錢當作兩錢用，一物當作兩物用」。另一方面來說，能節省一分公帑，愛惜一份公物，就可以多開展一份工作。上月份的交通費，辦公費等都超過了預算，總合起來的數目，並不算小，這筆虧空，就得由本月份的來填補，則本月份的工作，某些部門必然會受到限制。這是不好的。所以，希望各位都能養成爲公節約的習慣，我們要「用的當，省得當」。我常常說：運用財物，也是我們作實際工作者不可忽視的課題，就是這個道理。

第九，要自愛愛羣。我們必先在生活上，工作上能自愛，然後能得到人家的同情與尊重，同時個人的進步、發展，亦須以能幫助到團體的進步與發展爲原則。過去我已說過：台灣革命的成功，不是靠一、二個大學問家幹得了的！——何況專爲個人打算而學成的大學問家不一定會革命呢。我們必須聯合起所有的台胞一起來幹，才能縮短革命的過程。所以我們目前必須肅清「才身自愛」和「自求多福」的作風。我們要互助合作，自愛愛羣，爲革命求出路，爲大眾找光明。

第十，是生活的革新。我們須養成勤勞、節儉、簡單、樸素的習慣，掃除驕奢虛榮的頹風；要注意生活秩序，集體紀律；事事以身作則，感召同志，轉移民風。你們這次去，不管作部黨工作也好，民衆工作也好，××工作也好，如果不能作到這些，則任你有多大本領

，亦不能有所建樹，徒增你前途的障礙而已。這樣的場面，在我們同志間，有一二位是已經領教過了的，今後切不可再犯。所以這次在工作中，要求大家時刻注意到「生活整飭，習慣純良，精神興奮」十二個字。

上面所講的，是我們過去工作中的缺點，希望各位在這次工作中去深刻體驗，潛心修養，預祝各位帶着勝利回來！（景華筆記）

卅年十月。

台灣革命運動

著者 李友邦

裝幀者 姜恆基

發行者 台灣義勇隊

隊址：福建龍巖

印刷者 永光印務局

局址：福建永安橋尾

經售者 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一日付印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廿日出版

每本售價五元

本書領到福建省圖書雜誌審查處發給圖字第二二一號審查證

57
404.045
15

23
5